

# 京剧彙編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员会編輯



## 第二集

一 疋 布

小 上 坟

荷 珠 配

打 刀

一 兩 漆







# 京剧艺术

## 第二集

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员会编辑



北京出版社

一九五七年



# 京 剧 彙 編

## 第二集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员会編輯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单琉璃胡同3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

工人日报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

开本787×1092 1/32·印张 3 13/16 字数 77,000

1957年2月第1版 195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0册

統一書号:10071·70 定价:(7)0.34元

## 前 言

編輯“京劇彙編”的目的，是為了給有關文化部門、戲曲團體、劇作家提供研究、整理、改編或演出的資料，使優秀的京劇傳統劇目，得到保存、傳播、繼承和發揚。

“京劇彙編”的資料，得到在京的戲曲團體、老藝人、劇本收藏家和前輩藝人的親屬們的積極支持，貢獻了他們自清代以來所珍藏的秘本，對繼承戲曲遺產、研究京劇沿革和今后的整理、改編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和有益的基础。我們將這些寶貴資料，按篇幅長短，分別以一個或幾個劇目編作一集，陸續刊行。

“京劇彙編”所收的劇目，曾搜集同一劇目幾種不同的底本，加以校勘；或請在京的老藝人幫助訂正；年久失傳，暫時無法考証的孤本，仍照原本刊出。校勘的工作，以尽可能保存原來面貌為原則，僅對原本中錯別字和不够通順的句子，加以改正；間有過分冗雜，而無保留必要的字句，在不損害原意的條件下，略作刪動。

京劇傳統劇目，流散各地的很多，“京劇彙編”所收的劇目，也可能有不够完整或抄傳失真的缺點。希望各地老藝人和劇本收藏家大力支持，協助發掘，對編輯內容提出意見，使“京劇彙編”成為京劇遺產的忠實紀錄。

由於資料有限，未能盡選善本；加以編輯人員的能力和人力所限，在編審、校勘、印刷等方面難免有許多缺點，歡迎讀者和專家多多指教。

北京市戲曲編導委員會

## 目 录

一疋布·····	1
小上坟·····	41
荷珠配·····	51
打 刀·····	77
一兩漆·····	107





# 一 疋 布

(又名張古董借妻)

于連泉 馬富祿口述



## 提 要

一匹布是一个極富風趣的民間小鬧劇。內容是：張古董不務正業，路遇盟弟李天龍；適李妻死家貧，無力赴試，張古董願將妻子暫借与李天龍，假作續弦，騙取他岳父的礼金。到岳家得銀后，李和假妻被留下同宿。次日張古董向縣官控告；張妻因丈夫不務正業，願与李天龍成为夫婦。經官判准，令張另娶。張古董不但未得銀子，反而賠了妻子。

## 第一場

〔張古董上。小羅。〕

張古董 (數板)起南來了一婦人，身穿藍布褂，腰系青布裙。左边挽起了左边这半边，右边不挽右边那半边。为什么挽起了左边这半边，不挽右边那半边？左半边無紐缺絆，故此挽起了左边这半边；右半边有紐有絆，故此不挽右边那半边。左半边，右半边，半边，半边。

(念)越冷越打战，越热越出汗。

越穷越沒有，越有越方便。

在下張古董，娶妻沈賽花。我是个买攢兒卖攢兒为生的。只因我好要錢，把本錢全輸了，簡直上頓兒不接下頓兒。我想了个主意，把我媳妇送回娘家，我这兒也省一口人吃飯。沒想到我送去第二天她就回来啦。噯，我看她下車的时候，胳膊窩夾着一卷白布。有啦，我把她叫出来，变着法兒把她那布擺到我手，变卖兩錢兒，我也好吃飯。就是这个主意。我說家里的，街坊大孀兒，我的敞房下！

〔沈賽花嚮上，坐介。〕

張古董 什么时候啦！太陽多老高了，該醒醒兒啦，還沒起哪？該出来凉凉快快啦！（看見沈賽花）呦，一声沒言語就出来啦！

沈賽花 啊！我早打屋里出来啦。你沒看見，你眼睛瞎啦！

張古董 你瞧我这喇糊勁兒的。我說家里的，你还像啊？

沈賽花 哟，我怎么不像啦？

張古董 想你們做妇道的，講究早起三光，晚起三慌。

沈賽花 什么叫早起三光，晚起三慌啊？

張古董 早起三光啊：早早兒起来，光梳头，净洗臉兒，这就叫三光。

沈賽花 三慌哪？

張古董 起晚了，抓头不顧尾，这就叫三慌。你瞅瞅，桌上那土，都多老厚啦，你也不把它揮一揮！

沈賽花 你們家有擲子嗎？

張古董 我們家連擲子都沒有？

沈賽花 在那兒呢？

張古董 嚟，就說沒有，你吹吹也是好的。

沈賽花 我吹呀？我怕伤了气！

張古董 你瞧什么时候啦，你倒是把火籠上啊！

沈賽花 籠火呀？你們家有煤嗎？

張古董 我們家連煤也沒有？就滿打沒有煤，你把它撒出来，在那兒攔着，籠的时候也方便不是。

沈賽花 我呀，沒那么大工夫兒。

張古董 得了，我也不問你这个。你知道我把你叫出来有什么事情啊？

沈賽花 你不跟我說，我哪兒知道什么事情啊！

張古董 对呀，我还没跟她說呢，她哪兒知道。昨天晚上得了一个夢，你知道嗎？

沈賽花 你在哪兒住，我在哪兒住；你做夢，我哪兒知道哇！

張古董 我說出来，你給我圓一圓。

沈賽花 你說吧，我給你圓圓夢。

張古董 對！你給我圓圓夢。昨兒晚上，我睡到半夜，夢見咱們這個房梁，吭喳一聲，折啦！

沈賽花 當家的，可了不得啦！你瞧瞧米饊子去吧，大概沒了米啦。

張古董 怎麼房梁折了，碍得着米饊子什麼事啦？

沈賽花 你不知三梁相連嗎！

張古董 哪三梁相連？

沈賽花 房梁、地梁、口糧，這就叫三梁相連。

張古董 噢，這就叫三梁相連。房梁折了嘛，米饊子沒了米；那要是房椽子折了呢，醋饊子還沒有醬油了哪！

沈賽花 誰跟你費這個話。告訴你，太太我餓！

張古董 你餓？我問問你，這個月吃了飯沒有？

沈賽花 吃啦。

張古董 你兒吃的？

沈賽花 我呀，初九吃的。

張古董 你十九再吃！

沈賽花 干嘛十九再吃啊？

張古董 你瞧，逢九才能進一十（食）哪！

沈賽花 還哪兒二一添作五哪！誰跟你算老米賬哪？我餓！

張古董 你餓，你憑什麼老跟我要吃要喝？

沈賽花 呦喝！多新鮮哪！我們女人家，嫁漢嫁漢，為的是穿衣吃飯。

張古董 哼！擰啦！我是娶老婆娶老婆，得跟着我挨饑受餓。

沈賽花 你說那話是不要臉。我就是餓！

張古董 你餓，我也沒吃哪！有檔子事兒，我跟你商量商量。

沈賽花 什么事啊？

張古董 昨兒你打娘家回來，下車的時候，我瞧你胳膊窩夾的白花花的，那是什么？

沈賽花 那個呀？是疋兒布。

張古董 噢，那是布啊？

沈賽花 啊！布！布怎么着？

張古董 不怎么着！

沈賽花 又疋兒不怎么着啦！

張古董 (背供) 得！一點兒骨眼兒都沒有啦！(對沈賽花) 家裏的，那是布啊，那好極啦，你把它拿出來，咱們把它賣倆錢兒，咱們倆也好吃飯。你瞧好不好？

沈賽花 不成！那是我娘家媽給我做褲子汗褸兒的，不能借給你。不借！

張古董 啊？你真不借？

沈賽花 不借！

張古董 你懂得什么叫陰七陽八嗎？

沈賽花 什么叫陰七，哪叫陽八？

張古董 想你們女人，就為陰人。

沈賽花 哟！我陰你們家什么啦？

張古董 我們家也沒有什麼。是陰陽之陰，餓到七天頭兒上准死。

沈賽花 你們老爺們兒哪？

張古董 我們老爺們兒啊，為陽人。

沈賽花 又，又洋人啦！

張古董 餓八天才死哪。七天頭上你死了，太爺我還活着

呢。等你死了，把你那布拿出来，卖了錢，我吃，我喝，我玩，我乐；你已然死了，你也看不見了。

沈賽花 噢！合着你比我多活一天，無非也就是多受一天罪。說出什么来，太太也是不借，不借定啦。

張古董 你真不借？

沈賽花 不借！

張古董 太爷我还有拿手哪。

沈賽花 你有什么拿手？

張古董 太爷我会空倒飽兒。

沈賽花 什么叫空倒飽兒？

張古董 腦袋朝下，往炕上一躺，空出我的陈食来，打这兒就不餓啦。

沈賽花 我不信，你空一个，試驗試驗！

張古董 好。我空一个，你瞅瞅！（空介）哦！（打瞞兒）飽啦！

沈賽花 是飽了嗎？

張古董 飽啦。

沈賽花 不餓啦？

張古董 不餓啦。

沈賽花 这么样兒，你难受不难受？

張古董 反正是不好受。

沈賽花 得啦！我是养兒女的人，看不慣这个。起来吧！我把布借給你啦。（取布）

張古董 （起介）噢！你借給我啦，太爷还是不借啦。

沈賽花 你不借啦？好極啦，我还留着做褲子汗褸兒哪。

張古董 （拿介）你拿过来吧，我跟你鬧着玩兒哪。（背供）我搶还搶不到手呢，我哪兒能不借呀。（对沈賽花）家里的，咱們是把它当了好，还是卖了好？

沈賽花 別當啊，干脆連根兒爛得啦，還能多賣倆錢兒。

張古董 對！咱們還能多賣倆錢兒。

沈賽花 你賣了錢，我還有不少東西要買哪。

張古董 你買什麼？

沈賽花 你瞧咱們家什麼也沒有啦，你買一包米，一袋子面，五斤香油，一斤鹽，五百斤煤球，買點兒劈柴，買點兒肉。你瞧我這樣兒，我得換換衣裳啊！

張古董 對！你得換換衣裳啊。

沈賽花 我做幾身家常兒穿的，做幾身出門兒穿的衣服，我得打點兒首飾。你也別這樣兒啊！

張古董 我也得換換季呀。

沈賽花 你也做幾件衣裳，買兩雙鞋，買頂新帽子。咱們家裏太不成樣兒，還得買堂家具。

張古董 對！也得置點兒家具。

沈賽花 噯，得啦！就買這個吧。再買多了，你也記不住了。

張古董 就買這個啦？不要別的啦？

沈賽花 什麼也不要啦，就買這個吧。

張古董 不是啊！趁你這會兒明白，還要什麼，趁早兒說。

沈賽花 沒什麼啦。

張古董 沒什麼啦？把布給你，太爺又飽啦！（打飽嗝介）哦，又飽啦。

沈賽花 怎麼啦？

張古董 你窮瘋啦！您這布值多少錢哪？

沈賽花 還不值千兒八百的！

張古董 值不了多少錢！

沈賽花 我也糊塗啦，我說了無非解解窮。值多少錢，你賣多少錢，隨便帶回點兒東西就是啦。

張古董 这不結啦！我走啦。

沈賽花 你走吧。

〔張古董出門介。沈賽花跟出站門介。〕

張古董 你在这兒干什么？

沈賽花 我在外头卖卖呆兒。

張古董 你別卖呆兒啦，进去吧。

沈賽花 那我关上門啦。

張古董 可別插門，我一会兒就回来。

沈賽花 是啦。嘻！当家的，我餓啲！（下）

張古董 我啲你就不善！噯，还是老娘兒們不行，三言兩語，布弄到我手啦。我怎么卖呀？好热火的布！也沒有这么吆喝的呀！有咧，到小鋪兒借兩塊板子，摆个布攤兒。小鋪兒掌櫃請啦！

內 白 請啦！干什么？

張古董 借兩塊板子！

內 白 借板子干什么用？

張古董 摆个布攤兒。

內 白 几个布？

張古董 一个布。

內 白 一个布你还摆布攤兒？夾着卖吧！

張古董 夾着卖，咱們就夾着卖。我怎么吆喝哪？噯，我常听串街吆喝：布来！干脆我就来它一个：布来！

（吆喝介）布来！（原場）

內 白 卖布的！

張古董 噯。

內 白 什么布？

張古董 白布。



內 白 我要綠的。

張古董 沒有。

內 白 沒有，不要啦。

張古董 (吆喝) 噯，布來！

內 白 賣布的！

張古董 噯。

內 白 什麼布？

張古董 白布。

內 白 好，打當間兒撕塊包腳布！

張古董 不那麼賣。

內 白 不要啦。

張古董 這都不是正經買主兒。(吆喝) 噯，布來！

內 且 白 賣布……呀！

張古董 噯！這是個正經買主兒。布來啦！

內 且 白 布來啦？

張古董 布來啦。

內 且 白 不來，不來就噶兒罷啦！

張古董 嘿！你瞧，我說這是個正經買主兒，吆喝出來一個老娘們兒，絕不是打落的。她說賣布的，我說布來啦，她說不來啦？不來，不來就噶兒罷啦！嘿！想我張古董好不命苦也！

[李天龍上，小鬚，“水底魚”。與張相撞介，回身欲下。]

張古董 我瞅着好眼熟哇！好像我把弟李天龍。噯！回來，回來！

李天龍 (轉身) 原來是兄長。

張古董 你不是我把弟李天龍嗎？

李天龍 正是小弟。

張古董 你怎么混得这样兒啦？

李天龙 再休提起。只因家中失了一把天火，燒得片瓦無存，故尔落得这般光景。

張古董 今当大比之年，你为什么不上京赶考哪？

李天龙 無有銀錢，怎能上京赶考。

張古董 你丈人王老戶是个大財主，你为什么不上那兒去借錢哪？

李天龙 我岳父有言在先：續娶之后，簪环首飾、四季衣服、銀子二百兩，周济与我。

張古董 那你何不娶一个哪？

李天龙 無有銀錢进京科考，哪有銀錢娶妻呀！

張古董 兄弟，你何不借一个哪？

李天龙 兄長說哪里話來，想世間之上有借銀子、借錢，哪有借妻子的道理。

張古董 有。比方这么說，要是有人把媳婦借給你，你應該怎么謝候人家哪？

李天龙 若有人將妻子借与我，簪环首飾、四季衣服俱是那婦人的，銀子二百兩平分一半。

張古董 是真的嗎？

李天龙 焉有虛言！

張古董 兄弟，咱們別这兒說，这兒搜包兒將太多，上我家說去！（原場）

李天龙 到了無有？

張古董 就算到啦。（進門介）兄弟，你这兒坐着，我叫你嫂子去。（出門）家里的！家里的！

〔沈賽花上。〕

沈賽花 当家的，你回来啦？

張古董 回來啦。

沈賽花 那個布賣了沒有？

張古董 男子漢大丈夫，賣你的布？沒賣！給你吧。

沈賽花 沒賣，活該。我還留着做褲子汗襖兒穿呢。

張古董 好。留着吧！家裡的，你這兒來，我給你帶來個人來。

沈賽花 當家的，你可太不對啦！你怎么往家給我帶開了人啦？

張古董 什麼呀，不是外人。

沈賽花 噢，常來的！

張古董 什麼常來的？

沈賽花 是誰呀？

張古董 是咱們把弟李天龍來啦。

沈賽花 哎喲，我的媽喲，我可不見他。

張古董 怎麼不見？

沈賽花 人家是大財主，人家多闊呀，我可沒臉見人家。

張古董 什麼呀！他現在還不如咱們哪，都賣了零碎綢子啦。

沈賽花 是嗎？喲，那我見他怎麼着？

張古董 見他問好哇！

〔張古董、沈賽花進門介。〕

沈賽花 兄弟在哪兒哪？兄弟你好哇！

李天龍 嫂嫂可好！

沈賽花 咱們老沒見啦。

〔与李天龍靠坐在一起。〕

張古董 〔插在中間隔開〕 噯，噯！你这是干什么哪？

沈賽花 老沒見啦，我們親熱親熱。

張古董 你們生分点兒好。

沈賽花 兄弟，坐着，坐着。兄弟你好哇？

〔張古董坐中間桌上。沈賽花、李天龙坐兩旁椅上。〕

李天龙 我好。嫂嫂你可好？

沈賽花 我呀，我好哇。

李天龙 好哇？

沈賽花 好噢！

張古董 好……噢！（三人無語）一点兒节骨眼兒都沒有！兄弟，你这兒坐着，我給你沏茶去。

李天龙 不要費心。

〔張古董出門介。〕

張古董 她怎么不言語了！我把她叫出来。（哨介）嚟！

沈賽花 兄弟，你这兒坐着，我有点兒事，我这就来。（出門介，对張古董）什么事，你往外叫我？

張古董 你怎么不言語啦？

沈賽花 言語？我說什么呀？

張古董 他們家还有人哪！

沈賽花 他們家还有誰？

張古董 还有他的爹哪。

沈賽花 （应介）噢！

張古董 你怎么答应爹。

沈賽花 噢！

張古董 得，又抄一个去。

〔張古董、沈賽花進門介。〕

沈賽花 兄弟，你坐着。

張古董 兄弟！剛要給你沏茶，家里沒茶叶啦，現买茶叶去，說話就沏。

李天龙 不要費心。

沈賽花 兄弟，老爷子好哇？

李天龙 亡故了。

沈賽花 这么大岁数兒，怎么变忘八了？

李天龙 噯，亡故是死了！

沈賽花 亡故是死啦。喏！苦噢！

李天龙 苦哇！

張古董 苦噢！

沈、李  
張 苦噢！

張古董 兄弟，你这兒坐着，我看茶叶买来沒有！（出門，捎介）嗤！

沈賽花 兄弟，我有点兒肚子疼，我去去就来。（出門）你又什么事啊，往外叫我？

張古董 你怎么又不言語了？

沈賽花 他們家还有誰？

張古董 还有他媽呢！

沈賽花 （应介）噯！

張古董 你怎么答应他媽？

沈賽花 反正我比你大一輩兒。（進門）兄弟，你坐着。

張古董 兄弟，茶叶买来了，火又灭了，現籠火，說話就得。

李天龙 小弟不渴。

沈賽花 兄弟，老太太好？

李天龙 下世去了。

沈賽花 下市买菜去啦？

李天龙 呃，下世是死了。

沈賽花 老太太死啦？噍！嘖嘖嘖嘖……（嘔嘴）  
李天龙 嘖嘖嘖……  
張古董 嘖嘖嘖……花子！四眼兒！把这三塊骨头叨出去吧！（對李天龙）兄弟，你这兒坐着，我看火上来沒有。（出門，哨介）噍！  
沈賽花 哎哟！兄弟你这兒坐着，我这肚子又来勁兒。  
李天龙 嫂嫂請便。（沈賽花出門介）  
沈賽花 你这左一回右一回往外叫我，你頻不頻？  
張古董 你怎么又不言語啦？  
沈賽花 他們家还有誰呀？  
張古董 还有他媳婦兒。……这你怎么不答应啦？  
沈賽花 我不能答应。（進門）兄弟，你坐着坐着。  
張古董 兄弟，火上来啦，坐上开水啦，說話就开。  
沈賽花 兄弟，弟妹好哇？  
李天龙 未曾過門，也死了。  
沈賽花 哟，吃什么东西噎死啦？  
李天龙 哦，也是死了。  
沈賽花 噢，弟妹也死啦？噍！可惜了兒的！  
李天龙 可惜了兒的！  
張古董 可惜了兒的！  
沈、李、張 可惜了兒的！  
張古董 兄弟，你在这兒坐着，我看水开了沒有。（出門。哨介）噍！  
沈賽花 哎呀，可不的了。兄弟你坐着，我肚子疼得厉害。（出門）我說你要瘋啊！左一回右一回，你怎么回事兒？

張古董 你怎么又不言語了？

沈賽花 我呀，不能言語啦。問了三個人，死了对兒半，我要再問，連你也活不了啦。

張古董 噯！再問，可就露出發財的苗頭兒來啦。

沈賽花 怎么露出發財苗頭兒來啦？

張古董 你問他：兄弟，今當大比之年，你为什么不上京趕考去呀？

沈賽花 对呀！他怎么不上京趕考去呀？

張古董 他必然得說：無有銀錢怎能上京趕考。

沈賽花 对呀！沒錢怎么去呀！

張古董 你就說：你丈人王老戶是个大財主，你为什么不上那兒借去哪？

沈賽花 是啊！他怎么不借去哪？

張古董 他必然說啦：我岳父有言在先，續娶之后，簪環首飾、四季衣服、銀子二百兩周濟他。你就說：你为什么不要一个哪？

沈賽花 是啊！他怎么不要一个哪！

張古董 他必得說：無有銀錢上京科考，哪有銀錢娶媳如哪！

沈賽花 这也說得是啊，哪兒有錢娶媳婦兒啊！

張古董 你說：何不借一个哪？

沈賽花 呸！別胡說啦。世界上有借銀子借錢的，沒有借老婆的。

張古董 有！

沈賽花 沒有！

張古董 我說有，就有！

沈賽花 我說沒有，就沒有！

張古董 有！你們老娘們兒在家，哪兒知道外邊兒的事。

沈賽花 噢！有，怎麼樣哪？

張古董 你就說：兄弟，要是有人把媳婦借給你，你怎么謝候人家哪？

沈賽花 是啊，他怎么謝候人家哪！

張古董 他必然得說：要是把媳婦借給他，簪環首飾、四季衣服俱是那婦人的，銀子二百兩平分一大半。噯！我說家裡的，这可是好事。

沈賽花 好事怎么着？

張古董 這事兒打着燈籠都找不着哇，肥豬拱門啊！

沈賽花 肥豬拱門，怎么着？

張古董 家里呀！

沈賽花 干嘛呀？

張古董 我打算……

沈賽花 你打算怎么着？

張古董 你在家呆着也是呆着，要不介你……

沈賽花 怎么着？

張古董 你……跟他去一趟得啦。

沈賽花 呸！你可真不要臉。你不嫌寒蠢，我還嫌寒蠢哪。你要把我借出去，這半溜兒你還怎么混哪！

張古董 得啦，你去一趟吧！

沈賽花 我呀，不能去。

張古董 怎么着，你真不去？

沈賽花 我不去！

張古董 我叫你去，你敢不去？

沈賽花 我就不去！

張古董 哈哈！我叫你去，你竟敢不去。这可是三天不打，



你敢上房揭瓦。你去不去？

沈賽花 不去！

張古董 不去？我……（舉手介）

沈賽花 你要怎么着？

張古董 我……我給您跪下啦。（跪介）

沈賽花 哟！我可真沒法子，我怎么嫁这么一个滾刀筋哪。起来吧！我去啦！这話我怎么跟人說呀？說不出口，多寒蠢哪。

張古董 那有什么，抹下老臉，說你的！

沈賽花 这多害臊哇？

張古董 有什么害臊的，我替你害臊。（進門介）

沈賽花 兄弟，兄弟，你坐着。

張古董 兄弟，水也开啦，茶也沏啦；这么会兒，倆猫打架，把茶壺碰到地下去啦。干脆你不用喝啦。

李天龙 小弟不渴。

沈賽花 兄弟，今当大比之年，你为什么不上京赶考去哪？

李天龙 無有銀錢，怎能进京科考！

沈賽花 你岳父王老戶是大財主，为什么不跟他那兒去借哪？

李天龙 我岳父有言在先：續娶之后，簪环首飾、四季衣服、銀子二百兩周济与我。

沈賽花 为什么你不要一个哪？

李天龙 無有銀錢进京科考，哪有銀錢娶妻呀！

沈賽花 你應該借一个呀！

李天龙 嫂嫂說哪里話来，世間之上有借銀子借錢，哪有借妻子的道理！

沈賽花 （對張）沒有不是？

張古董 有，有，有！

沈賽花 兄弟，有那个穷瘋了、餓不起啦、不嫌寒蠢的东西，（張古董嘆噴介）要把老婆借給你，你怎么样哪？

李天龙 若有人借給我，簪环首飾、四季衣服俱是那婦人的。銀子二百兩平分一半。

沈賽花 是嗎？

李天龙 焉有虛言。

沈賽花 当家的！

張古董 家里的！

沈賽花 兄弟！

李天龙 嫂嫂！

沈賽花 当家的！

張古董 怎么着？我的赶車的！

沈賽花 兄弟！要不介嫂子我……跟你走一趟，你瞧怎么样？

張古董 兄弟，要交朋友照哥哥我这样兒，連媳婦都借給你啦。

李天龙 好朋友！

沈賽花 兄弟，我得問問你：我跟你去，过夜不过夜？

李天龙 不能过夜。

張古董 （与李天龙同时）不能过夜！

沈賽花 那好極啦！嫂子跟你走一趟。

張古董 收拾收拾就走吧！

沈賽花 哟，我們就这样兒去嗎？連件衣裳都沒有，你給我借件衣服去。

張古董 哪兒借去？

沈賽花 当鋪借去。

張古董 我借不出来。

沈賽花 你提我借。

張古董 好啦。(出門介)當舖掌櫃請啦！

內 白 請啦。

張古董 借兩件衣裳。

內 白 誰借？

張古董 我借呀！

內 白 你借，沒有！

張古董 我媳婦借。

內 白 你媳婦借，連箱子都搭了去。

張古董 喝！我借沒有，聽說我媳婦借，連箱子都搭了去，真是陰盛陽衰。(進門介)家里的，衣裳借来啦。

沈賽花 借来啦。我去收拾收拾，你給雇車去吧。

〔沈賽花、李天龍下。〕

張古董 (出門介) 雇車得多少錢哪，市上抓四驢去吧！(原場)這是誰的驢，誰的驢？

驢 夫 (內白) 我的驢，我的驢。(上)

(向內白) 得啦！得啦！你們駝了好幾趟了，該我啦，飯別一個人兒吃。我瞧瞧誰！(轉身) 哟，哈哈……我當是誰哪，原來是大叔呀！大叔好？大爺兒好？

張古董 好。

驢 夫 孩子們都好？

張古董 好。

驢 夫 雞、貓、狗、臭虫都好？

張古董 你瞧你問得這全括。

驢 夫 剛才我還念叨你哪！

張古董 我這就來啦。

驢 夫 爺兒倆真有緣，我還要跟你打听回事兒哪。

張古董 什么事？

驢夫 真格的，你是誰呀？

張古董 問了我半天，你不認得我呀？

驢夫 瞧你面熟，仿佛是在哪兒……

張古董 見過。

驢夫 沒有哇！

張古董 你瞧这个干。我提你个醒兒吧，我姓張。

驢夫 噢，張大叔啊！

張古董 是我呀。

驢夫 張大叔貴姓啊？

張古董 什么張大叔貴姓啊。我姓張，叫張古董。

驢夫 噢，張古董，張大叔啊！

張古董 是我呀。

驢夫 好杂种！

張古董 你怎么叫应了罵人哪？

驢夫 沒罵您。我这眼睛这两天上了火啦，連張大叔都不認識啦，再过兩天，連雞蛋都挑不出大小兒来啦。

張古董 你怎么拿人比雞蛋哪？

驢夫 張大叔，干什么来啦？

張古董 雇驢来啦。

驢夫 这不是打哈哈嘛，你也不查查你們家家譜，有騎驢的亲戚嗎！（要走介）

張古董 你回来，你回来！雇驢，不是我騎。

驢夫 誰騎？

張古董 是我媳婦，你大孀兒騎。

驢夫 誰騎？

張古董 你大孀兒騎！

驢 夫 大孀兒騎，騎几匹？

張古董 要兩匹才好哪。

驢 夫 不成，就一匹啦。

張古董 一匹也將就啦。

驢 夫 一匹还不齐全，还是根半腿兒。

張古董 得啦，將就啦。

驢 夫 我拉驢去。

張古董 你回来，回来，你知道我雇哪兒啊？

驢 夫 对啦，您雇哪兒啊？

張古董 我呀，我雇城里头、关外头、鐘楼前头、鼓楼后头，一去八里，回来四里。

驢 夫 你等等兒吧！怎么一去八里，回来四里哪？

張古董 你不知道。你大孀兒啊，有兩件衣裳，要摆搭摆搭，故此繞个道兒；回来哪，抄小道兒就回来啦，故此近四里。

驢 夫 噢！是这么回事兒。什么时候去？

張古董 这时候去。

驢 夫 哪时候回来？

張古董 那时候回来！

驢 夫 几个坐兒？

張古董 一个坐兒。

驢 夫 跟人兒不跟人兒？

張古董 不跟人兒。

驢 夫 好办。我拉驢去！

張古董 你等等兒，你回来！你說个价兒。

驢 夫 得啦，还说什麼价兒。

張古董 总得說个价兒。

驢 夫 說个价兒，你別惱！

張古董 惱你干什么！

驢 夫 干脆你給兩万銀子吧。

張古董 你穷瘋啦，兩万銀子，我得买多少匹呀！

驢 夫 这不是挨罵嗎，誰不教你买去哪。（欲下介）

張古董 你回来，回来！你要得太多。

驢 夫 滿天要价兒，就地还錢，这也不是落地砸坑兒的买卖。

張古董 我还个价兒，你不惱哇？

驢 夫 惱你干什么！

張古董 干脆給你这个錢！（手势比做七个）

驢 夫 張大叔！你瞧着我長大了的，你还跟我来这鉤兒心哪！干脆，你把这倆手指头伸出来，您就給我五个錢兒。

張古董 好啦，就这么办啦。你拉驢去吧。

〔驢夫轉身拉驢介。〕

張古董 （背供）这小子認手指头啊。

驢 夫 （拉驢上）打打！咧咧！……

張古董 嗜，嗜，你这驢怎么半拉耳朵哇？

驢 夫 哪兒啊！前兒个我姥姥生日，吃了打滴面啦。

張古董 这驢怎么三条腿兒啊？

驢 夫 沒跟您說嗎，这驢根半腿兒？您沒瞧綁着半根兒杉篙嗎？

張古董 那会走嗎？

驢 夫 根本不会走。

張古董 不会走，我雇它干什么？

驢 夫 它会蹶！

張古董 那好哇，一蹶多少里呀？

驢 夫 一蹶就八里。

張古董 一天蹶几蹶啊？

驢 夫 三年不准蹶一蹶。

張古董 那我要它干什么！

驢 夫 您別忙，我算一算！前兒个，明兒个，后兒……

張古董 你这是什么算法兒？

驢 夫 張大叔！今兒就是它蹶的日子。

張古董 那我还来巧啦。

驢 夫 大叔，我这个是小驢駒子兒，走到半道兒，有河溝的地方，要我大嫖兒下来，您把驢抱过去。

張古董 得啦！我抱驢？抱得动嗎？要踢着哪？

驢 夫 你給拉过去就得啦。

張古董 这不結啦。

驢 夫 大叔！我这驢早晌沒吃什么哪，半道兒您給餵餵。

張古董 得啦！我花錢雇驢，还給你餵？

驢 夫 不能叫您白餵，我这兒有十个錢兒，您給撒喝撒喝，回来您就給拴在这兒。（把錢給張古董，欲下）

張古董 你回来，你回来，我还没給你驢錢哪！

驢 夫 得啦！回来再說吧。

張古董 別介，別介，先錢后酒，給你吧！

驢 夫 哪有那么着的哪！

張古董 （拿錢介）你瞧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

驢 夫 你瞧！張大叔真是好人，沒騎驢就先給錢。（笑介）  
哈哈……我把你这傻狗日的！（下）

張古董 誰傻狗日的？我沒騎驢先賺他五個。（原場）家里的！  
〔沈賽花、李天龍換裝，小轎上。〕

沈賽花 雇車來了嗎？

張古董 哪兒雇車去！我雇了一匹驢來。

沈賽花 喲，你怎么雇一匹驢呀？

張古董 讓兄弟辛苦兩步兒得啦。

沈賽花 喲，這驢怎么三條腿兒啊？

張古董 那不是綁着杉篙哪嘛，湊合騎得啦！

沈賽花 當家的，你攙我一把！（張古董攙沈賽花上驢介）當家的，我可走啦！

李天龍 兄長，告辭了。

張古董 噯，兄弟你回來，千萬可別過夜！

李天龍 不能過夜。

〔沈賽花、李天龍下。〕

張古董 （進門，關門介）淨等平分一大半嘍。（下）

## 第 二 場

〔小轎五击鑼。李天龍、沈賽花騎驢上。〕

李天龍 到了，下了牲口。岳父開門來！

〔王老戶上。小轎五击鑼。〕

王老戶 （念）黃犬汪汪叫，何人扣柴扉？（向李天龍）賢婿隨我進來！

〔李天龍、沈賽花隨進門介。〕

李天龍 （對沈賽花）過來見過爹爹！

沈賽花 老爺子您好哇！

王老戶 我好。（對李天龍）這是何人？

李天龍 這是你續女兒回來了。



王老戶 老汉有言在先，續娶之后，簪环首飾、四季衣服、銀子二百兩。拿去！

李天龙 多謝岳父！天色不早，我們回去了！

王老戶 你們回去吧！（下）

〔李保兒上，隨驢介。〕

李保兒 誰的驢？我瞧瞧，有人来了吧！

〔李天龙、沈賽花田門介。〕

李保兒 这不是姐夫嗎！姐夫您好哇？这是誰呀？

李天龙 这是你姐姐。

李保兒 姐姐您好哇？

沈賽花 兄弟你好哇？

李保兒 我好。您上哪兒啊？

李天龙 我們回去了。

李保兒 噯！您別回去，您住这兒吧。（拉驢下）

李天龙 我們不能住下！

沈賽花 得！糟糕！（同下）

### 第 三 場

〔張古董冷場上。〕

內 白 忘八啦！忘八啦！

張古董 哪兒有黃瓜呀？（出門，驢介）噯！天可不早啦！太陽快压山啦，怎么还不回来呀！不得！我得找他們去噯。（小鑊水底魚，念）心急難抓，去到王戶家。行至此處，城門將閉插。

〔二背袍上，關城介。〕

〔李天龙、沈賽花双上。正場支桌坐，驢介。〕

〔苏丑上场門上，念苏白。〕

苏 丑 （拉住張）四合老店在哪嘎里？

張古董 你撒手我！

苏 丑 四合老店在哪嘎里？

二青袍 关城嘍！（关城介，下）

張古董 你撒手吧！你瞅見沒有：这边也关了，那边也关了。这怎么办哪？

苏 丑 咄！咄！咄！

張古董 哪兒这么三咄！

苏 丑 我問你四合老店在哪嘎里，你不言語，你看看这边也关了，那边也关了，你教我在哪嘎里睡觉啊？

張古董 你呀，就在这瓮洞兒里睡吧！

苏 丑 我就在这嘎里睡呀？不成！

張古董 怎么？

苏 丑 沒有我的閃緞被窩、褥子，我是不能睡的。

張古董 你瞧你这長像兒，你还閃緞被窩褥子哪，你將就着睡吧。

苏 丑 我不能睡。

張古董 你睡不睡？

苏 丑 我不能睡。

張古董 你不睡，我打你啦！

苏 丑 我着了！（躺地睡介）

張古董 噫！你瞧我遇見这么一塊穷魔！（躺地睡介）  
〔交一更〕

李天龙 （唱吹腔）

听譙楼，打初更，  
思想此事难坏人。

張古董 (鑷介) 我越想越睡不着！想他丈人王老戶那兒是个人大財主，我把弟跟我家裏的到那兒，必是燒黃二酒，高擺果碟兒……

蘇丑 (鑷介) 喂呀！哪個吃你燒黃二酒，高擺果碟子？

張古董 什麼呀，這是我心裏的話。

蘇丑 心裏話就不該說出來！

張古董 我說了！

蘇丑 說了就不行！

張古董 你給我睡覺去！

蘇丑 我不能睡！

張古董 你睡不睡？

蘇丑 我不睡！

張古董 我揍你啦！

蘇丑 我着了！

〔蘇丑、張古董，同鑷介。交二更。〕

沈賽花 (唱吹腔)

惱恨兒夫做事差，

不該將我借與他。

張古董 (鑷介) 我越想越睡不着，我把弟那個歲數兒，我家裏那個年紀兒，這要是到了一塊兒，還不是干柴烈火，一蹭就着嗎！

蘇丑 (鑷介) 喂呀！着了火了！着了火了！

張古董 你怎麼回事？

蘇丑 不是你說着了火了嗎？

張古董 這是我心裏的話。

蘇丑 心裏的話就不該說出來！

張古董 你睡你的覺去！

苏 丑 我不能睡！

張古董 你睡不睡？

苏 丑 我不睡！

張古董 我可真打你了！

苏 丑 我着了！（睡介）

張古董 这是哪兒的事！（睡介）

〔交三更〕

沈賽花 把弟呀，我的把弟呀！

張古董 （与沈賽花同时，坐起）把弟呀，我的把弟呀！

苏 丑 （醒介）啊，誰是你的把弟呀？

張古董 哎哟！这是我心里的話。

苏 丑 心里話就不該說出来！

張古董 說出来怎么着？

苏 丑 說出来不成！

張古董 不成怎么着？

苏 丑 你攪了我的覺了，我不睡了！

張古董 我这回可真打你啦！

苏 丑 我着了！（睡介）

張古董 这小子，車灯大蠟，躺下就着。（睡介）

〔交四更〕

沈賽花 把弟啊，我的小把弟兒嚟！

張古董 （坐起，与沈賽花同时）把弟啊，我的小把弟兒嚟！

苏 丑 （醒介）喂呦，他又加了字眼兒了，又改了小把弟了。起来！刚才你叫我把弟，我就饒了你了，怎么又改了小把弟了！

張古董 剛才我沒跟你說嗎，这是我心里的話！

苏 丑 心里的話，你就不該說出来！

張古董 說出來怎么着？

蘇 丑 我不能睡了！

張古董 你睡你的吧！

蘇 丑 我不能睡！

張古董 我打你啦！

蘇 丑 我又着了！（睡介）

〔交五更〕

沈賽花 嗨！我們當家的把我借給把弟李天龍啦，講的時候是不过夜；如今過了夜啦，跳了黃河也洗不清嘍。

張古董 我想這事情，說的是不过夜，現在過夜了，我想我把弟跟我媳婦這事情，哎呀！跳了黃河也洗不清啦！

蘇 丑 （睡介）喂呀！發了水了！嘩！嘩！嘩！嘩！……

張古董 你干什么哪？

蘇 丑 發了水了！

張古董 什麼發了水啦！你睡覺去吧！

蘇 丑 我着了！

〔張古董、蘇丑睡介。交亮更。〕

沈賽花 把弟你醒醒兒，把弟你醒醒兒！

李天龍 （睡介）嫂嫂何事？

沈賽花 當初說的是不过夜，如今又過了夜，跳了黃河也洗不清啦。你哥哥這個人，太不務正啦，我也不能跟他啦；我要再跟他，沒准兒把我借給誰哪。這個哪，兄弟也沒續娶，我哪，也省得找別的主兒啦，這個，咱們倆成全……倒不如我跟兄弟拜天地得啦。

李天龍 使不得！

沈賽花 有什麼使不得！來！咱們拜天地去！（李、沈同下）

〔二青袍開城介。〕

張古董 (醒介) 喝！天亮啦！有嘢！溜溜兒攪了我一宵，他倒着啦！醒醒兒，醒醒兒！

苏 丑 (醒介) 喂呀！天亮了！

張古董 我問問你，打听的是哪兒？

苏 丑 四合老店哪。

張古董 噢！四合老店哪，你瞅見沒有：进城一拐弯兒那就是四合老店。

苏 丑 哦，那就是啊！謝謝你，我不去了。(下)

張古董 攪了我一宵，他不去啦。二位头兒！跟您打听点兒事情。

二青袍 什么事？

張古董 您看見昨天有个小媳妇騎着一匹驢，后边跟着个書生过去沒有？

二青袍 瞅見啦。那是你什么人？

張古董 攀个大說，那是你嫂子。

二青袍 噢！那是你媳妇啊？

張古董 啊！

二青袍 你忘八啦！(下)

張古董 噯！这事不好，見真啦！不得！我得找他們去啲！  
(小鑼水底魚)(念)用手拾磚，去找李老天，打他一頓，还要去見官。(原場)到啦！里头有人沒有，滾出一个来！

〔李保兒上。〕

李保兒 誰这么說話，我瞅瞅去。

張古董 喝，小杂种嗎！

李保兒 好說，野杂种。

張古董 里头有老杂种沒有？

李保兒 有哇！

張古董 把他叫出来！

李保兒 你等着。（進門）有請老杂种！

〔王老戶上。〕

王老戶 何事？

李保兒 外面来了一个野杂种，要見老杂种。

王老戶 哼！小杂种！（出門外）是哪个？

張古董 噢！老杂种啊！

王老戶 喝！好說，野杂种！

張古董 昨天您的續女兒到了吧？

王老戶 到了。

張古董 不用說，您留他們住下了？

王老戶 住下了。

張古董 您这兒房子多，他們住兩院吧？

王老戶 一个院子。

張古董 不用說，兩間屋子吧？

王老戶 一間屋子。

張古董 一間屋子，兩個床？

王老戶 一个床！

張古董 一个床啊，那就不用問了。您把他們叫出来，說我姓張的找他們。

王老戶 賢婿快来！

〔李天龍上。〕

李天龍 何事？

王老戶 外面有个姓張的找你。

李天龍 待我出去看来。（看后轉回）嫂嫂快来！

〔沈雲花上。〕

沈賽花 什么事？

李天龙 我兄長来了，如何是好？

沈賽花 不用害怕，我去見他。（出門看介）哟！張老大嗎！

張古董 哟，一宵的工夫兒，我改了張老大啦！

李天龙 兄長！

張古董 兄長啊？你接磚头吧！（打介）

〔李保兒接磚。李保兒、張古董扭下。〕

王老戶 哼！妇道人家，小小年紀，做出这样事情，这边羞，那边臊，中間挂着个皮老道，看你害臊不害臊！（下）

沈賽花 哟，这个老头子，气得要放炮！（下）

#### 第 四 場

〔四青袍、書吏引县官沈不清上。〕

县 官 （念）做官不論大小，自要合本兒就好。

下官沈不清。今当二五八日放告之期。来呀！放告牌抬出去。等等兒，抬出去就給我抬回来，千万別給我惹事。

〔張古董、王老戶、沈賽花、李天龙、李保兒上。〕

張 等 （同喊）冤枉！

青 袍 有人喊冤！

县 官 我說什么来着，叫你們搭出去赶紧搭回来。这有了打官司的了，这不是膩事嗎？干脆退堂吧！

書 吏 （苏白）喂呀，老爷，不要退堂啊。就糊里糊塗的把他們帶进来，糊里糊塗的問他們几句，糊里糊塗打他們几十板子，糊里糊塗罰他們几个錢，糊里糊塗的我書办弄双靴子穿。



县 官 你走一边兒去吧。来呀，把他們都帶上来！

〔張古董等同迷跪介，李保兒站介。〕

李保兒 老爷，着家伙！（哭啼）

县 官 凶器呀，入庫。

李天龙 參見老父母。

县 官 怎么着，这里头还有李相公在內？

李天龙 牽連在內。

县 官 土地祠待茶。

李天龙 多謝老父母！（出門，下）

張古董 （顯出）得！我这官司算輸到家啦！原告在这兒跪着，被告土地祠待茶，这是怎么回事！噢！我明白了，这位老爷一定好戴高帽兒，有了，我也嚙咕嚙咕！

（進門）啊！烤白薯！

县 官 好說，油葫蘆！你怎么回事？

張古董 李相公怎么回事？

县 官 李相公他是費門秀才。

張古董 我是綠門的菠菜。

县 官 你呀，韭菜也給我跪下！听点！这老头兒叫什么？

王老戶 小老兒叫王老戶。

县 官 老虎，你吃多少人哪？

王老戶 哎，我是門戶之戶。

县 官 那小孩子哪？

李保兒 太爷李保兒。

县 官 你跑这兒充太爷来啦！低头！那小子哪，叫什么？

張古董 我古董兒老爷。

县 官 你这是怎么說話哪？

張古董 我叫張古董。

县 官 这不結啦。

書 吏 (指介) 老爷，那边还跪着一个呢！

县 官 沒請問您哪，是怎么回事？

沈賽花 小妇人沈氏。

县 官 什么？

沈賽花 沈氏。

县 官 得，我这兒正审不清哪。来吧，您替我审审事吧！

沈賽花 哎，小妇人娘家姓沈，我可不会审老爷的官事。

县 官 噢，你娘家姓沈哪，你不会审老爷的官事。我說的哪，你要都会审官事，还要我們老爷做什么。你們誰的原告？

張 等 (同喊) 我的原告！我的原告！

張古董 我一杓把他們撿下来了！

县 官 好，你們都下去！

(王老戶、沈賽花、李保兒下。)

县 官 那小子往上回話。

張古董 小人名叫張古董，娶妻沈賽花……

書 吏 (与張古董同时) 喂呀，老爷，了不得了，監牆塌了！

县 官 怎么着，監牆塌啦？瞧瞧去，別教犯人跑了。

(張古董站起，县官看介) 那小子又哪兒去了？

張古董 我在这兒哪！

县 官 你怎么跑啦？

張古董 你們乱什么？

县 官 啊，監牆塌啦，跑了犯人，是你担是我担哪？

張古董 我管得着嗎！

县 官 还是的。你跪下吧！說話！

張古董 (跪介) 我名叫張古董，娶妻沈賽花。我是买攢兒卖攢

兒為生的，我有个把弟李天龙……

县 官 (对書吏) 我肚子有点兒不合适，先生您辛辛苦苦吧！  
(下)

書 吏 咄，混賬，說實話，不要造謠言。快說，快講！

張古董 (起介) 啊！我把你四合老店！攪了我一宵，跑這兒來啦！  
(县官上。)

县 官 先生辛苦。那小子哪兒去啦？

張古董 你干嘛去啦？

县 官 我拉屎去啦。

張古董 這兒問案，你拉屎去？

县 官 啊，為你這事，还把老爺斃死！跪下！說！

張古董 (跪介) 我名叫張古董，娶妻沈簪花。我是買攢兒賣攢兒為生的，我有个把弟李天龙……

县 官 肚子有点餓，上小吃兒吧！

(書袍拿酒壺托盤上。張古董起，搶酒壺喝介。)

县 官 得啦！(搶介) 你是打官司，你是出份子來了？跪下，說！

張古董 (跪介) 我名叫張古董，娶妻沈簪花。我是買攢兒賣攢兒為生的。我有个把弟李天龙……

县 官 得，得，得，別說啦！我全知道啦。(用簪子夾丸子介) 你嘛，名叫張古董，娶妻沈簪花，(書吏用嘴追丸子，咬手介) 你嘛……饞骨头！幸亏是个草紙渾兒，要是真的呢，你把我爪尖兒都吃啦！……噢！這麼一說，這是李相公的不是，你下去。來呀，帶李相公！

書 吏 李相公！  
(李天龙上。)

李天龙 参見老父母！

县 官 我說李相公，这就是你的不是啦。你既讀聖賢之書，必达周公之礼。聖人云，借人妻子者，理当还也。而且不还，尙且过夜，是何理乎？

李天龙 不怪学生，乃我岳父之过。

县 官 这么說，是老丈人的錯兒。土地祠再弄半碗兒！

李天龙 多謝老父母。（下）

县 官 来呀，帶老丈人！

〔王老戶上。〕

王老戶 参見老爷。

县 官 喝，我的老丈人！你續女兒回来，就該教他們回去；你怎么教他們过夜呀？

王老戶 非是小老兒之过。

县 官 誰的錯兒哪？

王老戶 乃是我兒子李保兒之过。

县 官 你嘴上欠一夾棍。你姓王，你的兒子怎么姓李呀？

王老戶 我們这里有个乡風。

县 官 什么乡風？

王老戶 养了兒子，随他娘舅之姓。

县 官 噢，跟我們这兒不一样，我們这兒有兒子随拉骆驼的姓。你下去！（王老戶下）帶小舅子！

〔李保兒上。〕

李保兒 参見老爷。

县 官 喝，我的小舅子！你續姐姐来了，你怎么留她过夜呀？

李保兒 老爷講理不講理？

县 官 老爷嘛，不講理？

李保兒 老爷的官亲来了留不留？

县 官 老爷的官亲怎么不留！

李保兒 許你留，就許我留！

县 官 跟老爷犟嘴，打他！

〔李保兒跑下。〕

書 吏 老爷，他跑了！

县 官 跑啦？老爷这兒不究情。来呀！帶沈氏、張古董！

〔沈賽花上，張古董同上堂，跪介。〕

沈賽花  
張古董 老爷！

县 官 沈氏，堂口这小子你認識不認識？

沈賽花 那小子我可不認識他。

县 官 哈哈，你这小子蒙妻，詐妻，十二寡妇征西！来呀！拉出砍了！

張古董 沒那么大罪过。她說不認識就不認識嗎？

县 官 依你之見？

張古董 你这兒有夾棍沒有？

县 官 有哇！

張古董 你把它夾起来，她一条腿，老爷一条腿……

县 官 干嘛要我这条腿？

張古董 撤出您这条腿，塞上她这条腿，一夾她就說了！

县 官 来呀，大刑伺候！

沈賽花 慢着，小妇人有招。

县 官 慢着，听信兒。

沈賽花 小妇人沈賽花，配夫張古董为妻。这小子不务正業，今兒个把我借到东家，明个兒把我借到西家；借来借去，借到多会兒是了手哇！

〔書吏飲酒醉倒介。〕

县 官 喝大發了，搭下去！

〔青袍扶書吏下。〕

县 官 〔攙沈賽花起，同坐桌上〕沈氏，你願意跟那小子不願意呀？

沈賽花 我可不願意跟他啦。

县 官 真的嗎？你要不願意跟他，我把你斷給你把弟李天龙怎么样？

沈賽花 老爷，真的嗎？

县 官 真的。

沈賽花 这才是：清如水，明如鏡，快高升，我的青天大老爷。

县 官 您乃是知疼知热我的母亲。

沈賽花 哟，您这是怎么啦？

县 官 我吃錯藥啦。李相公！

〔李天龙上。〕

李天龙 參見老父母。

县 官 李相公，我把沈氏斷給你，你瞧怎么样？

李天龙 多謝老父母！

县 官 不用謝，好了傳名。你得拿出二十兩銀子来！

李天龙 我沒有哇！

县 官 我給你墊上吧。

李天龙  
沈賽花 謝謝老爷。（同下堂介）

沈賽花 〔对張古董〕嘻，那小子，我們可走啦！

張古董 走吧！

沈賽花 你要饑得慌，我把你帶過去！

張古董 帶過去，我怕受氣。

〔沈賽花、李天龙同下。〕

县 官 我想此案被我斷得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包公再世，也不過如此！（看張古董介）那小子，你怎么还不走哇？

張古董 我上哪兒去？我的官司還沒完哪。

县 官 完啦。

張古董 什么完啦？

县 官 这官司你贏到家啦。

張古董 我怎么贏到家啦？

县 官 我把你媳妇斷給你把弟李天龙，你不是贏到家了嘛？

張古董 噢，这么贏到家了？

县 官 这兒有二十兩銀子，你再娶一个得啦。

張古董 啊？那是把銀子給你，你媳妇归我。

县 官 噯，老爷媳妇不能給你。

張古董 那你这么斷法兒，咱們倆是官司了。我上告你去！

县 官 得，好事不如無，別打官司。

張古董 那不成，我告定了你啦！

县 官 真的嗎？好啊！我这样兒去，归我买你一手兒，說我們官官相衛。你等我換了便服，你可別含糊了！

張古董 含糊不了！

县 官 你等着！（脫去官衣，里边仍着鹽夫裝束，轉身扭住張古董）張古董！好小子！你把我的驢拉哪兒去啦？（同下）





# 小 上 坟

(又名丑娘归)

## 提 要

刘禄景进京求官，多年未归，訛傳已死。其妻蕭素貞受娘舅虐待，逼嫁未从。时禄景得官，回乡祭祖，值蕭素貞正在上坟。夫妻相見，不复相識。素貞控訴受虐待情形；刘禄景亦取出信物，夫妻乃相認偕归。

这是一个来自民間的傳統歌舞小剧，根据于蓬仙先生生前的演出本編印的。

## 第 一 場

〔四衙役引刘祿景上。〕

刘祿景 (引) 做高官名揚天下，奉聖旨祭祖回家。  
下官刘祿景。奉旨回家祭祖。人來！

衙 役 有。

刘祿景 打道回家！〔同下〕

## 第 二 場

蕭素貞 (內白) 苦哇！

(唱) 蕭素貞在房中抽身起，〔上〕

回头來帶上了兩扇門。

我今天不到別處去，

一心心要上刘氏新坟。

正走之間泪滿腮，

想起了古人蔡伯喈。

他上京城去赶考，

赶考一去不回来。

一双爹娘冻餓死，

五娘抱土壘坟台；

坟台壘起三尺土，

从空降下琵琶來。

身背琵琶描容像，

一心上京找夫郎。

找到京城不相認，  
哭坏了賢惠女裙釵。  
賢惠五娘遭馬踐，  
到后来五雷殛頂蔡伯喈。  
正走之間抬頭看，  
又只見刘家新坟台。  
坟前放下千張紙，  
公公婆婆哭起来。  
嗟，奴家哭到伤心处，

刘祿景 (內白)打道！

[四衙役引刘祿景上。]

(唱)又来了为官受祿人。

蕭素貞 (唱)哭一声兒夫刘祿景！

衙役 回老爷，刘氏新坟有一妇人啼哭。

刘祿景 起过了。哎呀且住。想我刘家坟塋，哪有什么女子啼哭？其中必有緣故。来！

衙役 有。

刘祿景 住轎！(役应介)前去問問那妇人，說我家老爷問你，为何在此啼哭？

衙役 是。你这妇人，我家老爷問你，为何在此啼哭？

蕭素貞 呀！

(唱)蕭素貞这里把头抬，

尊了一声老爷你打哪里来？

坟前無有关王庙；

坟后头又無有接官厅；

坟东里無有放馬厂；

坟西里又無有飲馬泉；

又不通南北各大道。

我的老爷呀！

你为何来到我刘家的坎塋？

刘祿景 来！（役应介）你去对那妇人說，就說老爷是清官到了。

衙役 喳。那一女子，我家老爷是清官到了。

蕭素貞 嘔！

（唱）听罢一声清官到，

刘祿景 那一女子有什么冤枉，一狀一狀的訴来！

蕭素貞 容稟！

（唱）我有心告狀無人写，

刘祿景 口訴上来！，

蕭素貞 （唱）口訴的狀兒句句真。

刘祿景 头一狀？

蕭素貞 （唱）头一狀不把別人告，

刘祿景 告哪个？

蕭素貞 （唱）告的是公婆二双亲。

刘祿景 为了何事？

蕭素貞 （唱）終日打來每日罵，

打罵得奴家实实的难忍。

刘祿景 公婆打罵，分所当然，我这里不准。第二狀告来！

蕭素貞 容稟！

（唱）第二狀不把別人告，

刘祿景 告哪个？

蕭素貞 （唱）告的是我娘舅李大公。

刘祿景 为了何事？

蕭素貞 （唱）他一日三遭我家走，

挑唆我的公婆二双亲；

又是打来又是罵，

我的老爷呀！

打罵得奴家險些兒改嫁了人。

刘祿景 世間之上哪有这样的事！我这里不准。再把第三狀訴来！

蕭素貞 哎！你若不准，我就不告了。

刘祿景 来！

衙 役 有。

刘祿景 你去对那妇人說，我这里准了她的狀子，教她往下告来。

衙 役 是。你这妇人，我家老爷准了你的狀子，教你往下告来。

蕭素貞 怎么着，你們老爷准了我的狀子啦？

衙 役 正是。

蕭素貞 如此說来我还要告。

(唱)第三狀不把別人告，

刘祿景 告哪个？

蕭素貞 (唱)告的我兒夫……

刘祿景 叫什么名子？

蕭素貞 (唱)刘祿景！

衙 役 唔！

刘祿景 准了。你們沒有事，去到松林之下玩耍玩耍去吧。

衙 役 是。(下)

刘祿景 那一女子有什么冤枉，再往上诉来！

蕭素貞 容禀！

刘祿景 你起来講。

蕭素貞 (唱)他娶奴家三月整，

一去赶考不回程。

刘祿景 可有書信寄回来？

蕭素貞 (唱)一封信走了三年整，

上写着我兒夫死喪在那东京城。

刘祿景 (唱)为官这里怒冲冲，

罵一声娘舅李大公：

我交你紋銀三百兩，

还有那家書信一封。

你昧我銀子是小事，

决不該說我死在东京。

聖上賜我上方劍，

先斬后奏不容情。

叫声賢妻認認我，

我是你兒夫轉回程。

蕭素貞 (唱)我道你是清官到，

却原来是一个糊塗虫。

槽头拴上逍遙馬，

少鞍無轡認你不成。

刘祿景 (唱)賢妻打我我不惱，

賢妻你罵我我不瞋。

打我罵我是小事，

决不該忘了你我夫妻情。

蕭素貞 (唱)你若是我兒夫到，

奴說几樁大事情。

你若对不上我三宗宝，

好做怪你就是公子王孙我認你不成！

刘祿景 (唱)我道她是裙釵女，

件件椿椿記得明。  
二十四箱打開看，  
將我的寶貝拿手中。  
寶貝放在流平地，  
叫一聲賢妻認個清。

蕭素貞 (唱) 拿起烏綾看一看，  
四四方方的手帕巾。  
拿起菱花照一照，  
八月十五放光明。  
拿起綉鞋對一對，  
千針萬綫奴做成。

劉祿景 一點也不錯呀！

蕭素貞 唉！  
(唱) 寶貝寶貝真寶貝，  
祿景還是假祿景。

劉祿景 呸！  
(唱) 寶貝寶貝真寶貝，  
祿景也是真祿景。

蕭素貞 呸！  
(唱) 想當初我兒夫上京時他本是十七八歲讀書生，  
到如今你回來滿臉上長胡鬚好不丑人！

劉祿景 呸！  
(唱) 想當初上京時我的妻她本是十七八歲裙釵女，  
到如今我回來滿臉長皺紋好不丑人！

蕭素貞 呸！  
(唱) 有皺紋無皺紋累你心疼？

劉祿景 呸！

(唱)有胡鬚無胡鬚累你什么心疼?

蕭素貞 (唱)你若是我兒夫到，  
奴还有几件大事情。  
家住哪州并哪县?  
哪个村庄有家門?  
爹姓甚来娘何姓?  
弟兄們同胞几个人?  
娶的妻子誰家女?  
她的名兒叫作什么名?

刘祿景 (唱)家住山东济南府，  
刘家庄上有家門。  
爹爹本是刘員外，  
母亲張氏老夫人。  
上無兄來下無弟，  
就是我祿景一个人。  
娶的妻子蕭家女，  
她的名子叫作蕭素貞。

蕭素貞 (唱)听說是我兒夫到，  
奴家随你到接官厅。

刘祿景 (唱)为官这里朝前走，

蕭素貞 (唱)后面跟的蕭素貞。

刘祿景 (唱)迈步进了关王庙，

蕭素貞 (唱)奴家随你进庙門。

刘祿景 (唱)忙把烏紗整一整，

蕭素貞 (唱)在头上去了孝帕綾。

刘祿景 (唱)只道夫妻难相会，  
誰知相会在接官厅。



蕭素貞 喂呀呀！  
劉祿景 哎呀，妻呀！不要哭了。回去罷！  
蕭素貞 站着！  
劉祿景 做什么？  
蕭素貞 我来問你，上京这几年，就不想家了嗎？  
劉祿景 我为了作官，哪里还能想家。  
蕭素貞 你为了作官就不想家了？  
劉祿景 就不想家了。  
蕭素貞 我再問你，上京有多少年了？  
劉祿景 十八年了。  
蕭素貞 你的鬍子怎么就長得这么長了？  
劉祿景 天長日久就長長了。  
蕭素貞 天長日久就長長了？怎么我就不長呢？  
劉祿景 哎！那叫什么話？  
蕭素貞 我再問你上京的时候有多大年紀？  
劉祿景 我問你今年有多大年紀？  
蕭素貞 一十七岁。  
劉祿景 我上京十八年，你今年才十七岁，我上京时候，你还在你媽肚子里哪。  
蕭素貞 站着！你这头上戴的是什麼？身上穿的是什麼？你到底是个什麼东西？  
劉祿景 我做了官了。  
蕭素貞 你做了官了，做的什麼官？  
劉祿景 八府巡按。聖上恩賜上方宝劍，准我先斬后奏。你要不听我的話，我也照样兒杀你！  
蕭素貞 你杀誰？  
劉祿景 我杀你。

蕭素貞 你杀我？附耳上来。

刘祿景 說什麼？

蕭素貞 呀！（下）

刘祿景 你不用跑，跑到什么地方，我也饒不了你。閑人閃开，刘大老爷来也！噫哼！（下）

# 荷 珠 配

臧嵐光藏本

## 提 要

刘志偕之女金鳳許配赵旭为妻。赵家中落，刘志偕因此悔棄婚約。金鳳不滿乃父所为，暗遣丫鬟荷珠花园贈金；荷珠冒称金鳳与旭相見。事被刘志偕聞知，逼女投水，并將荷珠逐出。后赵旭得中回来，荷珠仍冒名投見，遂作狀元夫人。这时刘志偕家遭回祿，与家人赵旺流落街头。赵旺途遇赵旭，被旭收留；拜見夫人时，荷珠央囑赵旺勿泄真情。詎金鳳投水未死，这时亦隨公婆來見；赵旭遂娶金鳳，与荷珠一同居住。

这个剧本由郝效蓮先生口述于蓮仙先生生前演出本加以校正

## 第一場

〔刘志偕上。〕

刘志偕 (念) 屋漏偏遭連陰雨，船迟又遇当头風。

老汉刘志偕。安人去世，膝下無兒，只有一女，名喚金鳳，許配赵旭为妻。可憐我那赵姑老爷，上京求名，我那女兒去至花园贈金，被老汉羞辱一場，我女兒羞愧难当，投魚池而死。我家豪富，时运不佳，着了一把天火，燒的片瓦無存。我与家人赵旺逃在城隍庙內安身。老汉倒有兩三日不曾吃飯，不免將赵旺喚將出来，教他去至長街討飯，我也好充飢。赵旺，赵旺！

〔赵旺上。〕

赵 旺 这里伺候着您哪！

刘志偕 將出来你就睡着了！你可曾听見？

赵 旺 您說什么来着？

刘志偕 老汉有兩三日不曾吃飯，命你到長街討飯，我好充飢。

赵 旺 我跟您講个理兒，使得使不得？当初我家穷苦，把我典給您名下認為家生子。是您出門的日子，給您夾着馬褥子，拿着烟袋荷包，我是跟班的，我的字上沒写着管要飯！

刘志偕 自古道家貧出孝子，国乱显忠臣。

赵 旺 家貧出孝子可以使得；国乱显忠臣，你瞧哪个忠臣

是我这个長相？

刘志偕 就是这一次，下不为例。

赵 旺 我給您要去的，我使手捧了来嗎？

刘志偕 你看神櫺下有一破香爐，拿至長街討飯。

赵 旺 是了。您这等着，我去要去。

刘志偕 赵旺，那江米鴨子、紅炖肉、拌粉皮多加爛蒜，我也將就了。

赵 旺 我要来什么，您吃什么。

刘志偕 啊，赵旺！可曾要来？

赵 旺 我还没去呢！

刘志偕 噫，老汉是餓不起了！（下）

赵 旺 噫！想当初太老爷闔的时候，我是二爷，跟出去也要帶个表；如今帶不成表，把挂鐘給挂出来了。要飯我还没要过，我試演試演。修好的老爷太太，有剩的賞我一碗半碗的！啊，有边！我要的是：

（数板）有那吃不了的稀稀溜溜的飯兒，滑溜溜的面兒，虎皮醬瓜咸鴨蛋兒，鹿尾巴根下杂面兒，老太太吃不了的燒餅蓋兒，小孩抖落出的包子餡兒。修好的，修好的，修你后輩兒孙坐高官兒；作惡的，作惡的，你后輩兒孙見不着面兒。我这不是要飯兒，是热病沒出汗兒，沒出汗兒。

修好的老爷太太，有剩的賞点吃罢。

（唱西皮原板）

赵旺生来运不通，  
拿着草把去撞鐘。  
人家撞鐘叮嚕响，  
惟我撞鐘不出声。

赵 旭 行好的老爷們！（下）  
（內白）打道！

〔四青袍引赵旭上。〕

（唱）人得喜事精神爽，

月到中秋分外光。

下官赵旭。蒙聖恩得中狀元，跨馬游街。左右，打道！

（唱）鳴鑼开道往前进，

〔赵旺上。〕

赵 旺 修好老爷們！

赵 旭 （唱）只見赵旺到来臨。

那旁好像赵旺，待我冒叫一声。那旁可是赵旺？

赵 旺 您可是赵姑老爷？您看我要了飯了！

赵 旭 不妨，隨我回去吃碗安樂茶飯。

赵 旺 多謝赵姑老爷。

赵 旭 就此打道！

（唱）人來与客往前进，

見了夫人說分明。

〔四青袍同下。〕

赵 旺 早晨沒得吃，晚上有馬騎。不用說，把我帶回府去，渾身上下，換个全套。活該，又要当二爷！（下）

## 第 二 場

〔荷珠上。〕

荷 珠 （念）一家失散甚可憐，假冒金鳳樂安然。

我荷……（看介）我荷珠。想当初花園贈金，被我家員外瞧破，將小姐羞辱一場。可憐我家小姐，羞愧難當，投入金魚池，不知下落。又將我趕將出來，

是我投在尼姑庵存身。聞听人言，我家赵姑老爷得中狀元。是我一聞此言，攔住他的馬头，假冒金鳳小姐名字。是他一时錯認，把我帶进府来，得了他的鳳冠，穿了他的霞帔。是我这身榮耀，从何而起，哎呦！从何而起！

（唱南梆子）

想当初一家全失散，  
假冒金鳳認高官。  
鳳冠霞帔我穿戴，  
享榮華受富貴好不安然。

赵 旭 （內白）赵旺帶路！

〔赵旭、赵旺同上。〕

赵 旭 （唱）迈步且把二堂进，

见了夫人說分明。

赵旺在此伺候。

赵 旺 是。

赵 旭 啊，夫人在哪里？夫人在哪里？啊，夫人！

荷 珠 老爷！

赵 旭 夫人請坐。

荷 珠 老爷請坐。

赵 旭 恭喜夫人，賀喜夫人！

荷 珠 呦！我喜从何来呀？

赵 旭 家人赵旺来了。

荷 珠 怎么着，赵旺来了么？可容我主僕相見？

赵 旭 容你主僕相見。

荷 珠 老爷請至后面。

赵 旭 赵旺见过夫人。（下）

- 赵 旺 是。哎呀慢着。我們小姐投魚池死了，哪来的夫人哪！待我瞧瞧她是誰？
- 荷 珠 (同声) 哎呀慢着。赵旺这小子他从哪里来哪？有了，待我瞧瞧是他不是他。(自白) 哟！可不是他嗎！这可怎么好哇？有啦，我端个大大的架子，麻麻这小子。呀，你是哪里来的？
- 赵 旺 我打米处来的。
- 荷 珠 这么个野小子，见了夫人这么大模大样！
- 赵 旺 要怎么样哪？
- 荷 珠 来呀！来个人兒，拿張草紙把这小子給我捏出去！啊！(伴唱)
- 赵 旺 別吹啦，孙臆把你告下来啦，牛都叫你吹跑咧。有啦，我提她个醒兒，上面敢是荷……
- 荷 珠 呸！甚么河？大河，小河，护城河，运粮河，又喝兒河啦！
- 赵 旺 我一个河字，她把我帶到河套里去咧。我再提她个醒，上面敢是珠……
- 荷 珠 呸！珍珠，宝珠，玉珠，夜明珠，又嚼兒珠啦！
- 赵 旺 又搬到珠宝市去啦。有了，我兩字兒一塊說，上面敢是荷珠？
- 荷 珠 (使眼色嗽嘴) 唔……
- 赵 旺 这是轟誰哪？
- 荷 珠 哟！我当是誰哪，原来是赵旺哥哥。赵旺哥哥，你好哇，你怎么上这兒来啦？
- 赵 旺 还提哪。自打把你轟出去了之后，家里遭了一把天火，燒得片瓦無存。我跟員外爷只落得在城隍庙里住着。今天員外爷教我上街要飯，遇見赵姑老爷啦，



才把我帶進府來。穿上這個，戴上這個，把我打扮的成了個“嗷嗷黑”似的。

荷 珠 嗯，是不像個樣兒。

趙 旺 你瞧你雞骨頭貓肉的，你頭戴着這個，身穿着這個，你作的是哪廟的眼光娘娘啊？

荷 珠 你問這個呀，我告訴你：想當初花園贈金，你是知道的。被我家員外瞧破，將小姐羞辱一場。可憐我家小姐，羞愧難當，投魚池而死，不知下落。又將我趕出莊外，是我投入尼姑庵存身。聞听人言，我家趙姑老爺，得中狀元。我一聞此言，攔住他的馬頭，假冒金鳳小姐的名字。是他一時錯認，把我帶進府來，得了他的鳳冠，穿了他的霞帔。哥哥，你瞧着樂是不樂？

趙 旺 哎！你作夫人，我樂什麼？

荷 珠 咱兩個是伙計。

趙 旺 咱兩伙計不着。

荷 珠 怎麼伙計不着？

趙 旺 你是跟班的，我是趕車的。

荷 珠 一間屋吃飯，總是伙計。

趙 旺 我告訴你說，你這夫人作也在我，不作也在我；你這夫人，在我手心兒里头攥着呢。

荷 珠 怎麼在你手心兒攥着哪？

趙 旺 我教你作夫人，你就是夫人；我不教你作夫人，你連雞蛋也孵不了。

荷 珠 我呀，木頭眼鏡瞧不透。

趙 旺 你不信，那趙姑老爺知道你是金鳳小姐，不知你是荷珠丫頭。等他出來把個底告訴他，你呀，兩山字

操一塊兒，請出。

荷 珠 我不信。

赵 旺 你不信，我給你个样兒瞧瞧。赵姑老爷这是……

荷 珠 哎！哥哥，你給挽着点兒啊。

赵 旺 挽着点不难，你得教我乐乐。

荷 珠 我这么大的一个夫人，怎么教你乐乐？

赵 旺 不是这么个乐，你叫我一声兒就是啦！

荷 珠 叫你一声兒，那容易呀！旺兒！

赵 旺 旺兒！你赶上了嗎？早晨起来漱完了口，我自个兒还叫我三声太爷哪！

荷 珠 那么，叫你个什么哪？

赵 旺 你得叫我亲亲热热兒的赵旺哥哥。

荷 珠 就是这么着？我叫不着。

赵 旺 我有拿手。赵姑老爷！赵姑老爷！

荷 珠 我叫就是了。你听着：呦，亲亲热热的赵旺哥哥呀！  
你怎么乐？你怎么乐？

赵 旺 这我也乐不出来呀。不这么叫，还得走俏步帶飞眼。

荷 珠 飞眼我不会。

赵 旺 我教給你：出得門来这么一摆，这么一摆，这么一插腰兒。哟，我当是誰呀？原来是亲亲热热的象牙筷子挑凉粉兒，一挑一哆嗦，一夾一顛巍兒，哆哩哆嗦，顛顛巍巍的赵旺哥哥呀！

荷 珠 干么，还得呀这么一下子呀？

赵 旺 不軋，怎么吃“合拉”呀！

荷 珠 总得那么着嗎？

赵 旺 总得这么着。

荷 珠 总得这么着？出得門来，这么一摆，这么一摆，这

么一插腰。这可就来啦。呦，我当是谁哪？原来是亲亲热热的象牙筷子挑凉粉，一挑一哆嗦，一夹一颤巍，哆哩哆嗦，颤颤巍巍儿的赵旺哥哥呀！

赵 旺 啊，我的好……

赵 旭 (内白) 嗯哼！

〔荷珠急将赵旺推出去。赵旭上。〕

赵 旭 赵旺，可曾见过夫人？

赵 旺 没有老爷话，奴才不敢进内。

赵 旭 随我进来，见过夫人。

赵 旺 夫人在上，赵旺这里……

荷 珠 不消。

赵 旺 省得我毛腰。

赵 旭 嗯，胆大赵旺！见了夫人这么大模大样！

荷 珠 这个……老爷，赵旺这小子是我们老太爷买的家生子儿。今个也惯，明个也惯，故此把这小子惯坏了。

赵 旺 (背白) 把我灌成河漂子啦。

赵 旭 员外今在何处？

赵 旺 现在城……

荷 珠 哎！程家官店。

赵 旭 这有衣帽，接员外同享荣华。

赵 旺 是了，交给我啦。

荷 珠 老爷请至后面。

〔赵旭下。〕

荷 珠 哥哥，你瞧我给改的好不好？

赵 旺 你真机灵，我刚说了个城字儿，你就改了个程家官店。

荷 珠 哥哥，我问问你，是住店好听啊，是住庙好听啊？

赵 旺 自然是住店好听哪。

荷 珠 我改的不错吧？

赵 旺 改的不错。

荷 珠 哥哥，你上哪儿去？

赵 旺 我接员外爷去。

荷 珠 快去吧。（欲下）

赵 旺 你回来，你回来！

荷 珠 干什么？

赵 旺 你这夫人还是作不成。

荷 珠 怎么又作不成啦？

赵 旺 那员外爷又掀又骂，进得府来一瞧，你不是金凤小姐，是你这荷珠丫头冒名顶替。那会儿你呀，你是街坊家的鸡……

荷 珠 怎么讲啊？

赵 旺 押出。

荷 珠 是呀！员外爷又掀又骂，这可怎么好哇？哥哥你给我拿个主意吧。

赵 旺 我没主意。

荷 珠 我倒有个主意，你见着员外爷，问他是愿意吃饱饭，是愿意挨饿。

赵 旺 干脆，我替他说吧，愿意吃饱饭。

荷 珠 愿意吃饱饭可就好说了。叫他进得府来，别叫我荷珠丫头，叫我一声金凤女儿，暂且先吃饱饭。然后你在外头访，我在里头访。访着小姐，她来还当夫人，我还是荷珠丫头。好不好？

赵 旺 好倒好，谁给你办？

荷 珠 自然是你给我办。

赵 旺 我給你办，不能白办。

荷 珠 不能叫你白办，我得照应你。

赵 旺 怎么照应我？

荷 珠 我是前后照应你。

赵 旺 好，你听信吧！

〔荷珠下。〕

赵 旺 不用說，員外爷这会兒許餓搗秧兒了。（下）

### 第 三 場

〔刘志僧上。〕

刘志僧 赵旺討飯未回归，餓得老汉兩眼黑。

〔赵旺上。〕

赵 旺 不用說把老头兒餓坏了，我听听还有气沒气。

刘志僧 赵旺这奴才前去討飯，这时候还不回来；他若回来，我定要飽打他一頓。餓死老汉了！

赵 旺 我給他討飯，他背地还罵我。有了，我吃飽了，拿他开开心。噯！……老爷查庙来了！

〔刘志僧跪介。〕

刘志僧 哎呀！老爷，小老兒是避難的。

赵 旺 噯！你是避難的，你們几个人？

刘志僧 主僕二人。

赵 旺 那个是你甚么人？

刘志僧 是我家人赵旺。

赵 旺 他老人家哪里去了？

刘志僧 与我討飯去了。

赵 旺 噯！你不討飯教他老人家討飯，記打，記責！抬起头来，看看我是誰？

刘志偕 好奴才，你怎么娶起老汉来了！

赵 旺 我要您？您又不是托偶人。

刘志偕 啊，赵旺你哪里来的这身荣耀？

赵 旺 您問这个，您坐下，我告訴您。您不是教我去討飯去了嗎？走到大街碰見赵姑老爷，得中狀元，跨馬游街，把我帶回府去，渾身換个全套，教我拿衣服来接您来了。您乐不乐呀？

刘志偕 噢！那赵姑老爷，得中狀元，跨馬游街。待老汉謝天謝地！

赵 旺 当謝天地。

刘志偕 这就好了哇！

赵 旺 您乐呀，您乐呀！（刘笑介）乐够了沒有？

刘志偕 乐够了。

赵 旺 乐够了，您該哭了！

刘志偕 我乐了就不哭了。

赵 旺 我教您哭，您就得哭。

刘志偕 你教我哭，我也不哭。

赵 旺 我一說您就得哭。那赵姑老爷跟您要金鳳小姐，您往哪里找去！

刘志偕 是啊，我那女兒投魚池而死，教我哪里去找！哎呀兒呀……赵旺，我的兒啊！

赵 旺 別玩笑呀！你哭够了沒有？

刘志偕 哭够了。

赵 旺 又該乐了！

刘志偕 乐不出来了。

赵 旺 我一說您就得乐。金鳳小姐有了！

刘志偕 她在哪里？

赵 旺 现在状元府，头戴凤冠，身穿霞帔作了一品夫人了。

刘志偕 唔，我的女儿有了，现在状元府头戴凤冠，身穿霞帔，这就好了哇！哈哈……

赵 旺 乐呀，乐呀！（刘美介）又该生气了。

刘志偕 我女儿做了夫人，我还生的什么气呀？

赵 旺 我一說您就得生气。您当小姐是谁呀？

刘志偕 是哪一个？

赵 旺 是荷珠丫头在那冒名顶替。

刘志偕 赵旺带路！（怒）

赵 旺 您往哪里去？

刘志偕 待我前去打这个丫头！

赵 旺 您这一打，打在老米桶上。

刘志偕 啊，赵旺从何说起？

赵 旺 我说您愿意吃饱饭，还是愿意挨饿？

刘志偕 自然愿意吃饱饭。

赵 旺 您愿意吃饱饭，您冲着我，别叫她荷珠丫头，叫她声金凤女儿，就吃饱饭。

刘志偕 我乃一主，她乃一僕，我不叫她。

赵 旺 天生挨饿的命，我吃饱饭去了，不管您啦。

刘志偕 啊！赵旺回来商量商量。

赵 旺 没什么商量的。

刘志偕 我看在饭的份上，叫她一声。

赵 旺 我不放心，咱们得演习演习。

刘志偕 不用演习。

赵 旺 总得演习演习。您好几天没吃饭，饿糊涂了。米，来，来，比方我是荷珠丫头由府里出来，您由外面进来。啊，那旁来的敢是老爹爹么？

刘志偕 那旁来的敢是赵旺么？

赵 旺 砸了！誰不知我叫赵旺，我假扮的荷珠丫头。

刘志偕 我記下了。

赵 旺 啊！那旁来的敢是老爹爹么？

刘志偕 那旁来的敢是赵旺假扮荷珠丫头么？

赵 旺 您又砸了！我这会是赵旺假扮荷珠，荷珠假扮金鳳小姐。

刘志偕 老汉記下了。

赵 旺 啊！那旁来的敢是老爹爹么？

刘志偕 那旁敢是赵旺假扮荷珠，荷珠假扮金鳳女兒么？

赵 旺 好，卖砂鍋的兒子，論套来了。

刘志偕 你告訴我的。

赵 旺 您餓不餓？

刘志偕 我餓。

赵 旺 您餓就好办了，你瞧見我就仿佛瞧見飯桶了。

刘志偕 老汉記下了。

赵 旺 那旁来的敢是老爹爹么？

刘志偕 啊，那旁来的敢是飯桶？

赵 旺 好說你是菜鍋。这么办，咱們全不要，就是金鳳女兒。

刘志偕 老汉越發的記下了。

赵 旺 啊，那旁敢是老爹爹么？

刘志偕 那旁来的敢是……

赵 旺 金鳳女兒么？  
刘志偕

赵 旺 得了，您記住了。換上衣衫（換衣介），跟着我走。等等，到了那里，人家要問您吃了飯了沒有，您怎么



說？

刘志偕 老汉兩三日不曾吃飯。

赵 旺 又砸了。人面子上得撐着点，您就說偏過了。

刘志偕 老汉記下了。

赵 旺 到了，您在这等着。可記住了，偏過了。有請狀元老爺。

〔赵旭上。〕

赵 旭 員外可曾請到？

赵 旺 現在府外。

赵 旭 說我出迎。啊，岳父在哪里？岳父在……

刘志偕 啊，賓婿，老汉是偏過了。

赵 旺 誰問您來着？

赵 旭 赵旺，請夫人見過員外。（下）

赵 旺 有請夫人，請夫人來！

〔荷珠急上。〕

赵 旺 喂！喂！你慢着点，我不攔你，你到了哪兒啦！你是夫人，得端着点兒。

荷 珠 哥哥你回來了，你給我办的事情怎么样了？

赵 旺 办停当了，現在外面坐着呢。

荷 珠 待我去瞧瞧去。哎！哥哥，我見面管他叫什么？

赵 旺 你是他的女兒。

荷 珠 我知道，我管他叫甚么？

赵 旺 你管他叫……哎，你要占我的便宜。

荷 珠 你怕我答应，我不答应。

赵 旺 你不答应，你管他叫爹。

荷 珠 哎！哎呀，爹爹呀！

刘志偕 哎呀！金鳳女兒啊！

〔“哭相思”。荷珠下。〕

內 白 太老爷太夫人到。

赵 旺 太老爷老太太到，有請狀元老爷。

〔赵旭上。〕

赵 旭 說我出迎。

赵 旺 狀元老爷出迎。

〔赵父、赵母上。〕

赵 父 牛耕田、馬吃谷，

赵 母 人家养兒我享福。

赵 父 哎呀，我的鶴鶴！

赵 母 哎呀，我的烟袋！

赵 父 甚么叫作烟袋？

赵 母 你叫我鶴鶴？

赵 父 我管你叫安人。

赵 母 我管你叫員外。

赵 父 你我的兒子少年登科，可喜可賀。你我前去道道喜，賀賀喜。

赵 母 咱們走。

赵 父 別走，到了。

赵 母 別倒！留着餵狗。

赵 父 兒啊，在哪里？兒啊，在哪里？兒少年登科，可喜可賀！

赵 旭 爹娘致訓。

赵 父 兒啊，上面坐的白鬍子老头兒，是你什么人？

赵 旭 乃是岳父。

赵 父 原来是亲家，待我来見个礼兒。

赵 母 总得見个礼兒。

赵 父 亲家有礼了！  
〔用杠子打，被刘架住。〕

赵 旺 慢着慢着，兩三天沒吃飯，別給打塌了秧！

刘志偕 亲家請坐。

內 小姐到！

赵 旺 小姐到。  
〔刘金鳳上。〕

刘金鳳 哎呀！爹爹呀！（“哭相思”）

赵 父 哎呀兒啊！抱着白鬍子老头兒痛哭，他是你甚么人？

刘金鳳 乃是我亲生之父。

赵 母 越發是亲家了。再見个礼。

赵 父 亲家有礼了。

刘志偕 請坐。

赵 旭 赵旺，請夫人見過小姐。

赵 旺 是了，請夫人來見過小姐來！  
〔荷珠慢上。〕

赵 旺 你倒是快着点兒啊！

荷 珠 你不是教我端着嗎？

赵 旺 你也不怕洒了湯。

荷 珠 你請我干什么？

赵 旺 請夫人見過小姐。

荷 珠 赵旺你这小子吃肥風了。夫人也是我，小姐也是我，  
你教我見哪个小姐？

赵 旺 現在又来了一位。

荷 珠 她別是假的吧？

赵 旺 反正你們倆有一个是假的。

荷 珠 我瞧瞧她是誰？

刘金鳳 賤人！

荷 珠 哟，她怎么也来啦！（跪介）

刘金鳳 （唱）罵声賤人太無礼，

假冒我名为何情？

赵旺，教那賤人摘了鳳冠！

赵 旺 是了。摘呀！摘呀！

荷 珠 摘什么哪？

赵 旺 我教你摘鳳冠。

荷 珠 我还留着看青兒哪。

赵 旺 你摘不摘？

荷 珠 我不摘。

赵 旺 你要摘呢？

荷 珠 对不起你个杂种！

赵 旺 你！你！你！

赵 旺 小姐，她不摘。

刘金鳳 賤人还不摘下来！

荷 珠 是。我們这不是摘呢嗎！

赵 旺 你不是留着看青兒嗎？

〔荷珠瞪赵一眼。〕

刘金鳳 教那賤人脫了霞帔！

赵 旺 是啦。脫呀！

荷 珠 脫甚么？我还没吃螞蚱哪！

赵 旺 教你脫霞帔！

荷 珠 鳳冠她摘了去了，霞帔我穿兩天，我們倆人哪——分  
啦。

赵 旺 摘了鳳冠，不脫霞帔，充的那門子套紅的鼻烟壺！

赵 父 赵旺啊，哪里有鼻烟？老爷子我闻一鼻子！

赵 旺 这鼻烟壶不装鼻烟，装醋！

赵 母 赵旺啊，哪兒有醋？媽媽要喝一口！

赵 旺 这烟壶也不装醋，装飯！

刘志偕 啊！赵旺哪里有飯啊？

赵 旺 您先坐在这兒，一会就摆。

刘志偕 老汉是饿不起了！

赵 旺 你脱不脱？

荷 珠 我不脱。

赵 旺 你要脱，你是个狗！

荷 珠 您！您！您！

赵 旺 啓小姐，她不脱。

刘金鳳 賤人还不与我脱下来？

荷 珠 我这兒不是解帶兒呢嗎？

赵 旺 你們倆个不是分了么？

荷 珠 你少說話吧！

赵 旺 霞帔一脱，梅香出現！

赵 旭 赵旺，夫人為何跪了小姐？

赵 旺 这么熱鬧事，您还不知道哪。您当花园贈金是誰去的呀？不是我們小姐，是荷珠丫头。您是月黑天燒紙，錯上了墳啦。

赵 旭 这是怎么講話？

赵 旺 您認錯了人啦。

赵 旭 原来如此，將她轟了出去。

赵 旺 喂！出去！

荷 珠 你轟誰呀？你敢轟我这个一品夫人嗎？

赵 旺 人家当夫人的都坐在上头，你怎么跪着？

荷 珠 这是夫人的脾气！

赵 旺 你有脾气，我也有脾气。你跪着我站着，看誰耗得过誰？

荷 珠 喂，哥哥，你过来！你过来！

赵 旺 我本当不过去，我兩条腿直往前凑。

荷 珠 喂，哥哥你蹲下。

赵 旺 我將穿整齐，你可又教我蹲。

荷 珠 教你蹲下有話說。

赵 旺 有什么話你說吧！

荷 珠 哥哥，你想，当初花园贈金亏了誰？如今一家团圆亏了誰？

赵 旺 都亏了你。

荷 珠 現在一家团圆啦，坐着的坐着，站着的站着，就是我一个人在这兒跪着，有点說不下去吧？你給我講个人情，教我起来吧。

赵 旺 这个人情不能白講。

荷 珠 不能教你白講。

赵 旺 你怎么謝候我？

荷 珠 我照应你。

赵 旺 你怎么照应我？

荷 珠 我前后照顧你。

赵 旺 你听我的信。

荷 珠 劳你駕！

赵 旺 这人情我搬誰呀？这二位我不認識。有了，把我們員外爷哨出来。（哨介）呦，我們員外爷 餓 塌 了 秧 了，得想主意啦。茶司务摆飯罢！

刘志偕 啊，赵旺哪里摆飯？

赵 旺 一会儿就摆。我问问你，这二位是誰？  
刘志偕 是亲家。  
赵 旺 您老坐会儿，一会儿就摆。  
刘志偕 老汉是餓不起的了！  
赵 旺 哦！是亲家。待我哨出来。嘿，嗤，嗤，嗤！  
赵 母 吒，吒，吒，赵旺啊，哨媽媽我什么事啊？  
赵 旺 誰哨你哪！  
赵 母 沒哨我，我再回去。吒，吒，吒……  
赵 旺 呖，呖，呖……  
赵 父 赵旺，哨我作什么？  
赵 旺 亲家您好啊？  
赵 父 啊，亲家这是你的令弟么？  
刘志偕 这是我的家人赵旺。  
赵 父 为何他叫我亲家？  
刘志偕 要叫亲家老爷。  
赵 旺 我当他小名兒叫亲家哪！  
赵 父 赵旺甚么事情？  
赵 旺 您看一家子坐着的、站着的，惟独荷珠丫头那里跪着；您給講个人情，教她起来。  
赵 父 講人情呀？  
赵 旺 許行？  
赵 父 我不行。  
赵 旺 誰行？  
赵 父 她行。  
赵 旺 她是誰？  
赵 父 她叫鵲鵲。  
赵 旺 您請坐。鵲鵲，我得拿高粮哨她。嘿，嘖，嘖，嘖！

赵 母 叱，叱，叱，赵旺啊，你三番兩次的敢是調戏媽媽  
我不成？

赵 旺 我可不敢。您看一家子站着的站着，坐着的坐着，  
荷珠跪在地下，您講个人情教她起来？

赵 母 你交給媽媽啦。

赵 旺 我倒好养活！

赵 母 兒啊，看在媽媽份上，教她起来吧。

刘金鳳 女兒遵命。

赵 母 赵旺呃，卖这履！

赵 旺 哦，包兒咧热包兒得咧！

刘志借 赵旺，有包兒，老汉也將就了。

赵 旺 我这吆喝着玩哪。喂！起来，要被窩来了！

荷 珠 你教誰起来？

赵 旺 教你起来。

荷 珠 你教我起来，好大口气。

赵 旺 我为你这人情，可不容易。你不起来，給你个样兒  
瞧瞧。啓小姐，她不起来！

刘金鳳 賤人，还不与我起来？

荷 珠 我这起来了。

赵 旺 你不是跪着舒坦嗎？

荷 珠 你歇着吧。哈哈！好狀元，好狀元！想当初花園贈  
金，若不亏了我，你們一家大小就能团圓嗎？我把  
你这个小沒良心的……(下)

赵 旺 荷珠咕咕呱呱的好像个小狐狸！

赵 父 拿狐狸！（要扛子介）赵旺，哪里有狐狸？

赵 旺 沒有狐狸，我說荷珠像个小狐狸子。

赵 父 我教狐狸吓怕了。



赵 旺 啊，你是狐狸下的？

赵 父 呸！我教狐狸吓怕了。

赵 旺 赵姑老爷，别楞着，把鳳冠霞帔教小姐收下。

赵 旭 她若不收呢？

赵 旺 作上一揖。

赵 旭 再若不收？

赵 旺 下上一跪。

赵 旭 哪有老爷跪夫人之理。

赵 旺 你不知道，老爷跪夫人，天下太平。

赵 旭 啊，小姐，从前乃是小生的不是；这有鳳冠霞帔，望小姐收下。（金鳳不語）

赵 旺 作揖吧！（旭作揖介）跪下吧！（旭跪介）天下太平 咧。  
（牌子。金鳳冠霞帔介，又坐下）你們瞧吧，俗話說的不錯，要吃貴人食，須生貴人齒；要穿貴人衣，須生貴人肉。瞧我們小姐穿戴起来，像个夫人样，那荷珠丫头就是鷄骨头猫肉的。

〔荷珠暗上。〕

赵 旺 这話又說回来了，把夫人缺給革了，我在員外跟前說說，收她个二房吧！

荷 珠 嘿，哥哥，就是那么办吧！

赵 旺 哪么办哪？

荷 珠 你剛才說什么二啊？

赵 旺 不錯，昨日我押宝，押四，輸在二上了。

荷 珠 哎！还有一个房哪？

赵 旺 不錯，房滿了，得收拾了。

荷 珠 把兩個字攔在一塊兒哪？

赵 旺 合着你全聽見了，誰給你办哪？

荷 珠 哥哥，还得你給我办。

赵 旺 不能白办。

荷 珠 我还是照应你。

赵 旺 你怎么照应我？

荷 珠 我还是前后照顧你。

赵 旺 你听我的信。

〔荷珠下。〕

赵 旺 这件事得搬誰呀？得我們太老爷。呦！太老爷餓塌秧了，这回飯不成，茶司务端碗鷄絲面来呀！

刘志僧 赵旺，哪里有面哪？

赵 旺 面这就得。有一件事，您得給办办。当初花园贈金，多亏荷珠，如今您給說說，教姑老爷收他作个二房，跟着可就吃飯了！

刘志僧 賢婿看在老夫分上，收荷珠作二房罢。

赵 旭 小婿遵命。

〔赵旭、刘金鳳同下。〕

赵 父 亲家請坐。

刘志僧 有坐。

赵 父 亲家你有几个兒子？

刘志僧 我啊！乏嗣無后。

赵 父 你沒有兒子，赵旺很机伶，你收他作个螟蛉义子，你看好不好？

刘志僧 我乃一主，他乃一僕，使不得。

赵 父 有我哪。

刘志僧 有你就不要他了。

赵 父 我給你們說合。赵旺，我看你聰明伶俐，拜你家員外作兒子，你必然願意了。

赵 旺 他乃一主，我乃一僕，使不得。

赵 父 使得。

赵 旺 使不得！

赵 父 有我哪。

赵 旺 有你不用我了。

赵 父 哎，我是你們說合人哪。跪下！

〔赵旺跪介。〕

赵 父 你要叫啊！

赵 旺 我叫什么？

赵 父 叫大的。

赵 旺 城門樓子。

赵 父 高的。

赵 旺 白塔。

赵 父 寬的。

赵 旺 海子。

刘志偕 亲家，你告訴他罢。

赵 旺 舅外爷告訴我罢，我就是这一个便宜。

赵 父 你叫他爹。

赵 旺 哦！

〔牌子。赵旺換衣巾。赵旭下場門上。荷珠、金鳳、赵母上場門上。拜堂。赵父、刘志偕、赵母、金鳳、荷珠下。〕

赵 旭 原来是舅爷。（下）

赵 旺 乱了半天，鬧了个舅爷。舅爷也是好的，閑人閃开，官亲来也！（下）



# 打 刀

肖連芳藏本

## 提 要

打刀是一个小型鬧剧。故事是赵匡胤流浪之时，行为無賴，在铁匠吳衍能家定制鋼刀；吳衍能夫妻忙碌一夜，將刀打成。赵匡胤因無錢付价，反將吳衍能夫妻杀害逸去。

## 第一場

赵匡胤 (内白)走哇! (上)

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我赵匡胤。自从杀了玉叶全家，有心海走天涯，只是手中缺少兵刃，不免去到吳衍能那里打把鋼刀，也好防身。就此前往。行行去去，去去行行，来此已是。吳衍能开门来!

吳衍能 (内白)啊哈! (上)

掇弄旁，掇弄旁，腰里系根耍錢繩。有人問我名和姓，我就是鉄匠吳衍能。

赵匡胤 开门来!

吳衍能 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門。誰呀?

赵匡胤 我是你大爷。

吳衍能 巧啦，我有叔叔，沒大爷。

赵匡胤 我是你赵大爷。

吳衍能 卖菜的赵瘋子?

赵匡胤 不是。

吳衍能 挑水的赵秃子?

赵匡胤 不是。

吳衍能 你是誰?

赵匡胤 赵匡胤赵大爷。

吳衍能 哎呀，打鬼，打鬼!

赵匡胤 何言打鬼?

吳衍能 聞听人說你死啦，怎么跑到我这显魂来啦?

赵匡胤 江湖之上，仇人甚多，咒罵于我。

吳衍能 会沒把你罵死。別忙！赵大爷，有个試驗，他的胡子賽鋼錐。你打門縫遞進几根來，我一摸就知道啦。

赵匡胤 你且摸來。

吳衍能 不錯，是的。進來。

赵匡胤 你還未曾開門。

吳衍能 我差点忘啦。等着我開門。稀拉嘩拉，吱吱扭扭，瓜噠本兒！您請進！你就坐在这門攢上罢。

赵匡胤 怎么講話？

吳衍能 你干什么來啦？

赵匡胤 打刀來了。

吳衍能 哎呀慢着。上三年在我这里打了把鋼刀，一个子兒沒給；今兒个又来打刀來啦。有啦！拿話把他支走得啦。赵大爷！实不瞞您說，現如今年头蕭索，地皮紧，买卖我一个人作不了啦，我又搭了伙計啦。

赵匡胤 哦！你搭了伙計了？哈哈……

吳衍能 別处打吧！

赵匡胤 教你那伙計來見我。

吳衍能 得！我只望拿話把他支走，沒想到他犯死心眼。这三更半夜的，我上哪兒給他找伙計去？这可坏啦！有了，把我們家里的叫出來，教她先給我当伙計。我就是这个主意。家里的！

吳 妻 （內白）当家的！

吳衍能 干什么？

吳 妻 （內白）我的褲子哪？

吳衍能 褲子会沒啦，也問我？你找啊！

吳 妻 （內白）有啦。

吳衍能 在哪兒哪？

吳 妻 (內白)在帽盒里哪。

吳衍能 有的，褲子會跑到帽盒里去啦！穿上沒有？出來吧！

吳 妻 (內白)當家的！

吳衍能 又干什么？

吳 妻 (內白)我的小鞋子哪？

吳衍能 有的，小鞋子沒啦，也問我？你找哇！

吳 妻 (內白)有啦。

吳衍能 在哪兒哪？

吳 妻 在灶王板上哪。

吳衍能 有的，小鞋子會跑灶王板上去啦！穿上沒有？你給我出來吧。

吳 妻 (內白)啊哈！（上）

(數板)奴家生來命兒窮，嫁了個鐵匠吳衍能。白天打刀還好受，到了晚上哼哼哼……

吳衍能 你哪兒那麼愛哼哼？

吳 妻 啊！你怎么不教我哼哼？白天打刀，跟你掄了一天大錘；到了晚上，躺在冰涼的炕上，可憐嘔！

吳衍能 可憐什麼？

吳 妻 連個炕席都沒有。

吳衍能 瞧我這窮啊。

吳 妻 硌得我這骨头節就这么一骨節……

吳衍能 一骨節？

吳 妻 一骨節又一骨節……

吳衍能 前後干三骨節。

吳 妻 硌得我這骨头節是又酸又疼，你怎么不教我哼哼



啊？偏哼哼！我爱哼哼！我哼哼哼，哼得兒走啦。

吳衍能 你哼哼吧，哼哼出乱兒来啦！

吳 妻 呦！我在家里哼哼，又沒在外头哼哼，怎么会哼哼出乱兒来啦？

吳衍能 你把大爷哼哼出来啦。

吳 妻 巧啦！我有叔叔沒有大爷。

吳衍能 赵大爷。

吳 妻 哦！卖菜的赵癩子？

吳衍能 不是。

吳 妻 挑水的赵秃子？

吳衍能 不是。

吳 妻 那么是誰呀？

吳衍能 赵国胤赵大爷。

吳 妻 哎呀我的媽呀！（下）

吳衍能 有的。老河漂子、一冒兒又回去啦。

〔吳妻幕內探头。〕

吳 妻 当家的。

吳衍能 怎么着，我的赶車的！

吳 妻 你进来呀！

吳衍能 你出来呀！

吳 妻 你进来呀，你进来呀！

吳衍能 你这么出来进去，攔門的受热啦！

〔吳妻进前。〕

吳 妻 哎呀能兒呀！

吳衍能 瞧这嫩手子。

吳 妻 你呀，丧气！

吳衍能 我喪氣？  
吳 妻 你晦氣。  
吳衍能 晦氣？  
吳 妻 啊！  
吳衍能 你冒氣哪！  
吳 妻 你冒氣！  
吳衍能 我成周瑜啦，先干了三氣。  
吳 妻 你可快死啦。  
吳衍能 你瞧我这喪！  
吳 妻 活人見鬼啦。  
吳衍能 怎么哪？  
吳 妻 聞听人說，趙匡胤他死啦，怎么跑到咱們這兒显魂来啦？  
吳衍能 他說江湖之上，仇人甚多，咒罵于他。  
吳 妻 会沒罵死？  
吳衍能 你瞧，長的結实嘛。  
吳 妻 他干什么来啦？  
吳衍能 打刀来啦。  
吳 妻 他打刀来啦？当家的！你还記得不記得？……  
吳衍能 怎么不記得。  
吳 妻 上三年打了把鋼刀……  
吳衍能  
吳 妻 你教我說。  
吳衍能 你教我說。  
吳 妻 上三年打了把鋼刀……  
吳衍能  
吳 妻 你要再說，你是狗！

吳衍能 我不說教你說。

吳 妻  
吳衍能 上三年……

吳 妻 你又来啦！

吳衍能 算我應誓。你說！

吳 妻 上三年他打了把鋼刀，一個子兒沒給，今兒个又來打刀来啦，他們這種人沒有好良心哪。

吳衍能 是啊，我也這麼說呀。只望拿話把他支走啦……

吳 妻 他走啦嗎？

吳衍能 他還沒走哪。

吳 妻 沒走怎麼着？

吳衍能 我就說現如今年頭蕭索，地皮緊，買賣不是一個人了，我又搭了伙計啦。

吳 妻 好哇！怪不得你不着家呢，敢情你又搭了伙計啦！你伙計在哪兒哪？我瞧瞧去。

吳衍能 你真是賊人心多。只望拿這話把他支走啦，沒想到他犯死心眼兒，他這麼一溜拉胡的……

吳 妻 飛啦？

吳衍能 教你伙計來見我。

吳 妻 得！這可壞啦。這三更半夜的，你上哪兒給他找伙計去呀？

吳衍能 是呀！所以想起你來啦。

吳 妻 想我干什么？

吳衍能 沒什麼說的，你先給我當伙計吧。

吳 妻 哎！咱們是夫妻呀，怎麼是伙計呀？

吳衍能 你瞧！夫妻夫妻，如同伙計。

吳 妻 伙計伙計呢？

吳衍能 如同夫妻呀。咱們兩個是夫妻，你給我當當伙計。  
吳 妻 我是伙計，你就是掌櫃的啦？  
吳衍能 哎！我就是掌櫃的。  
吳 妻 我見他怎么着？  
吳衍能 你見他順着我杆兒爬。  
吳 妻 你这等着。  
吳衍能 你干什么去？  
吳 妻 我拿杆兒去。  
吳衍能 拿杆兒干什么？  
吳 妻 我好爬呀！  
吳衍能 猴兒日的！你順着我的話頭爬。  
吳 妻 哦！順着你的話頭爬呀？  
吳衍能 對啦。  
吳 妻 他在哪兒啦？  
吳衍能 在門攢上坐着哪。  
吳 妻 我瞧瞧，就是那一堆呀？  
吳衍能 人不論堆。  
吳 妻 那一塊？  
吳衍能 人也不論塊，那一位。  
吳 妻 渾身上下都是趙大爺？  
吳衍能 一點也沒假的。  
吳 妻 我見他怎么着？  
吳衍能 見他問好吧！  
吳 妻 交給我啦，趙大爺在哪兒哪？  
吳衍能 趙大爺，咱們伙計來啦。  
吳 妻 趙大爺老沒見啦，您倒發福啦，見胖啦，您好哇？  
好長的胡子，我給你撮撮胡子吧！

吳衍能 我揍你啦！

吳 妻 怎么啦？

吳衍能 怎么啦，你也不打听打听？

吳 妻 打听什么呀？

吳衍能 哪有鋪子里伙計給主顧攪胡子的呢，你這不是給买卖人現眼嗎！

吳 妻 你渾蛋！

吳衍能 好說，渾蛋出尖。

吳 妻 咱們是买卖人，总要和气，和气生財呀。

吳衍能 我說我不發財哪，敢情我忘了和气啦。我也來和气和气吧。喲！趙大爺，您好哇？老沒見啦！你倒發福啦，見胖啦，好長的胡子，我給你攪攪吧！

趙匡胤 啊！作什么來了？

吳衍能 我和气來啦。

趙匡胤 他和气生財，你這一和气……

吳衍能 要發財啦？

趙匡胤 要生災了。

吳衍能 這喪不喪！

吳 妻 趙大爺！您干什么來啦？

趙匡胤 打刀來了。

吳衍能 趙大爺！你這刀打不成啦。

趙匡胤 怎么？

吳衍能 沒有鐵啦。

趙匡胤 無有鐵也是大事，待我到別家去打。

吳衍能 對啦，別處打吧。

吳 妻 趙大爺您回來！

吳衍能 干什么回來呀？

吳 妻 他是巧媳婦作不出沒米的粥來。

吳衍能 是啊。

吳 妻 我們掌櫃的說不是沒有鉄啦嗎，我們門后頭還有兩把刀坯子哪。

趙匡胤 吳衍能，刀坯子可以將就哇。

吳衍能 誰說的？

趙匡胤 你的伙計講的。

吳衍能 我問問她，你這兒來。

吳 妻 干什么？

吳衍能 我問你刀坯子使的嗎？

吳 妻 怎么使不得？還省着兩道火呢。

吳衍能 我知道。

吳 妻 知道嘛你問！什么东西！

吳衍能 趙大爺！

趙匡胤 怎么講話？

吳衍能 這刀您還是打不成啦。

趙匡胤 怎么？

吳衍能 沒有砢子啦。

趙匡胤 無有砢子也是大事，待我到別家去打。

吳衍能 對啦！別處打去吧。

吳 妻 我說趙大爺您回來！

趙匡胤 怎么又叫我回來呀？

吳 妻 他是巧媳婦作不出沒米的粥來。

吳衍能 是呀。

吳 妻 我們掌櫃的不是說沒有砢子啦嗎，我們后院還有兩筐水火炭哪。

趙匡胤 吳衍能，水火炭可以將就。

吳衍能 誰說的？  
趙匡胤 你那伙計講的。  
吳衍能 我問問她去。我說你這來。  
吳 妻 干什么？  
吳衍能 那水火炭使得嗎？  
吳 妻 怎么使不得，升起火來，火苗子硬着啦。  
吳衍能 我知道。  
吳 妻 知道嘛你問！什么东西哪！  
吳衍能 趙大爷！  
趙匡胤 你是什么東西！  
吳衍能 這刀還是打不成啦。  
趙匡胤 怎么？  
吳衍能 沒有火啦。  
趙匡胤 無有火也是大事，待我往別家去打。  
吳衍能 您別處打去吧。  
吳 妻 我說趙大爷您回來！  
吳衍能 怎么又叫他回來啦？  
吳 妻 他是巧媳婦作不出沒有米的粥來。  
吳衍能 得！买卖還沒講好哪，先干我三鍋粥啦。  
吳 妻 我們掌櫃的不是說沒有火啦嗎，我們佛前還有一盞長命燈哪。  
趙匡胤 啊，龍兒！  
吳衍能 怎么着？  
趙匡胤 你佛前還有一盞長命燈哪。  
吳衍能 你也走這條道啊，誰說的？  
趙匡胤 你那伙計講的。  
吳衍能 我問她去。你這來！

吳 妻 干什么？  
吳衍能 那灯是火么？  
吳 妻 灯不是火是什么？  
吳衍能 我当是寒哪。  
吳 妻 又寒啦，又！  
吳衍能 全知道。  
吳 妻 知道嘛你問！  
吳衍能 什么东西！  
吳 妻  
吳衍能 赵大爷！  
赵匡胤 什么？  
吳衍能 您什么时候要？  
赵匡胤 三更时分。  
吳衍能 二更半管保得。  
赵匡胤 好！等你二更半。（伸懒腰）  
吳 妻 赵大爷困啦，您上我那屋里歇着去吧。  
吳衍能 您上我屋里睡去。（对拉赵）  
赵匡胤 哎！你一拉，他一扯，扯散了你們賠的起嗎？我到她那屋里睡去吧。  
吳衍能 你倒犯死心眼兒，睡在什么地方，二更半也得起来。（赵匡胤下）我摸你啦。  
吳 妻 怎么啦？  
吳衍能 怎么啦！我教你順着我的杆兒爬啦。  
吳 妻 鬧我兩手刺。  
吳衍能 又兩手刺啦！怎么我說没有什么，你說有什么，是怎么回事呀？  
吳 妻 我說有什么啦？



吳衍能 我說沒有鉄啦。

吳 妻 我也沒說有鉄呀。

吳衍能 什么刀坯子？

吳 妻 啊，刀坯子是刀坯子，鉄是鉄呀。

吳衍能 嚟，可以。那么我說沒了砘子啦，你又說什么来着？

吳 妻 我也沒說有砘子。

吳衍能 什么水火炭哪？

吳 妻 水火炭是水火炭，砘子是砘子呀。

吳衍能 嚟，也可以。那么我說沒火啦，你又說什么来着？

吳 妻 我也沒說有火呀。

吳衍能 什么長命灯啊！

吳衍能 啊，灯是灯，火是火呀。

吳 妻 你也会啦！

吳衍能 你說了好几句啦。我告訴你，那赵匡胤杀人不眨眼，三更时分有了刀便罢；要是沒有刀哇，杀了你，剛了你，沒有太爷我什么事，我睡覺去啦。

吳 妻 哎哟是呀！我說你回来。

吳衍能 講的是一送，不管来回。

吳 妻 怎么着，你真不回来啦嗎？

吳衍能 不回来怎么样？

吳 妻 你連胳膊帶腿，給囑兒太太滾回来。

吳衍能 什么！你敢教太爷滾回去！

吳 妻 啊，滾回来！

吳衍能 这个娘們說得通情理，我倒得回去。回来啦，怎么样？

吳 妻 我問問你，趙匡胤叫門是誰開的？

吳衍能 是我給開的。

吳 妻 誰把他讓進來的？

吳衍能 我把他讓進來的。

吳 妻 買賣是誰應的？

吳衍能 是我應的。

吳 妻 還是的。趙匡胤叫門是你開的，人是你讓進來的，買賣又是你應的。怎么着，你倒不打刀啦！太太還不打刀啦。三更時分有了鋼刀便罷，要是沒有鋼刀哇，殺了你，剮了你，剝了你，沒有太太什么事，我呀，睡覺去啦。

吳衍能 哎呀是啊！我說你回來。

吳 妻 講下一送，不管來回。

吳衍能 你真不回來嗎？

吳 妻 不回來，怎么着？

吳衍能 你也給太爷滾回來！

吳 妻 什么！你敢教太太滾回去？

吳衍能 啊，滾回來！

吳 妻 这小子說話通情理，倒得回去。回來了，怎么样？

吳衍能 我們兩口子是一塊骨头。我問問你，敢說三聲不打刀？

吳 妻 太太的嘴隨便說，漫說三聲、就是三百聲、三千聲我也敢說。

吳衍能 那么你說。

吳 妻 你听着：太太一個不打刀！

吳衍能 啊。

吳 妻 兩個不打刀！

吳衍能 吻。

吳 妻 不打刀、不打刀、不打刀定啦。

吳衍能 哈哈！我把你个乏娘們呀！你这个人真是三天不打，要上房揭瓦。今日我要不管教管教你，你也不認得我吳衍能是誰。

吳 妻 我早就瞧透了你啦。

吳衍能 我非教訓教訓你不可。

吳 妻 你要怎么着？

吳衍能 我要你还得帮帮我这个苦哈哈么！

吳 妻 瞎……

吳衍能 这口怨气。

吳 妻 誰不是养兒女的。

吳衍能 啊，你是兒女养的？

吳 妻 起来吧，我帮了你啦。

吳衍能 我这謝謝你啦，諸位倒別見笑，我們买卖人有三分納气。搭爐子去！慢点，別摔喽。

吳 妻 摔喽，再买新的。

吳衍能 瞧，这土嘔！

吳 妻 老沒作买卖了嘛。

吳衍能 我吹吹。

吳 妻 我拉拉。

吳衍能 哎哟！

吳 妻 怎么啦？

吳衍能 迷啦我眼睛啦。

吳 妻 哪只？

吳衍能 这只。

吳 妻 哪只？

吳衍能 这只。

吳 妻 我給你吹吹。

吳衍能 好啦。

吳 妻 賤骨头嘛。

吳衍能 哦哈，着了！

(唱原板)

鐵匠本是老君留，

留在世上度春秋。

上打文王三尺劍，

下打太公釣魚鉤。

打！

吳 妻 打！

吳衍能 得啦！別打啦！別打啦！你瞧，直告訴你別打啦。

瞧！干了一个口子。(摸刀介)

吳 妻 燙！

吳衍能 哎喲！

吳 妻 怎么啦？

吳衍能 燙了我啦。

吳 妻 我要是不說呢？

吳衍能 那我就忘啦。

吳 妻 我問問你，你这打刀跟誰学的？

吳衍能 我这打刀哇，太爷是祖傳三輩。

吳 妻 这头一輩是誰呀？

吳衍能 这头一輩是爷爷。

吳 妻 嘔！

吳衍能 这小兒子，嘴尖叨了去啦。

吳 妻 第二輩呢？

吳衍能 第二輩是你的……  
吳 妻 哎！  
吳衍能 公公。  
吳 妻 嘔。公公——公公四尺上，你們家里有四個和尚。  
吳衍能 你們家里才有四個和尚哪。  
吳 妻 我們沒有。  
吳衍能 不能沒有。  
吳 妻 還是有哇。  
吳衍能 也犯不上有和尚啊！  
吳 妻 那麼到底兒是誰呢？  
吳衍能 就是要你的時候，頭一個受雙胤的那個。  
吳 妻 什麼長像？  
吳衍能 胖胖的，兩撇黑胡子。  
吳 妻 有胡子？  
吳衍能 對啦。  
吳 妻 你管他叫什麼？  
吳衍能 我叫他……  
吳 妻 啊。  
吳衍能 啊，我別說啦。  
吳 妻 怎麼又不說啦？  
吳衍能 我這兒還沒說哪，你那兒就啊，不說啦。  
吳 妻 你怕我占你的便宜。  
吳衍能 那是什麼話？  
吳 妻 我占你便宜，是狗。  
吳衍能 怎麼，是狗？  
吳 妻 我不占你便宜，你說吧。  
吳衍能 我要說啦，是我的爹。

吳 妻 我沒占你的便宜吧？  
吳衍能 沒有。  
吳 妻 我咽啦。  
吳衍能 啊，你怎么咽爹？  
吳 妻 啊。  
吳衍能 這更鑿實！  
吳 妻 第三輩又是誰呀？  
吳衍能 不才就是我。  
吳 妻 你是跟誰學的？  
吳衍能 我是跟我爹學的。  
吳 妻 你爹呀？  
吳衍能 啊。  
吳 妻 他就不是東西。  
吳衍能 哎，你又罵爹。  
吳 妻 他教給別人還可以，教給親手自做的兒子……  
吳衍能 兒子往哪兒拍哪？  
吳 妻 他還留一手嗎？  
吳衍能 哪一手？  
吳 妻 別說啦，打刀吧。  
吳衍能 你說說我听。  
吳 妻 我就這麼告訴你啦。  
吳衍能 怎麼哪？  
吳 妻 藝不輕傳。  
吳衍能 得怎麼着呢？  
吳 妻 你得叩頭尊師。  
吳衍能 誰是我的師傅？  
吳 妻 我就是你的師傅啊。

吳衍能 这可是年头赶的，又出来个母师傅。没法子，为学能耐，这么就拜吧。师傅在上，弟子这里有礼了。

吳 妻 罢啦。

吳衍能 有得！求您指教罢。

吳 妻 听我告诉你，这打刀要打出点兒来。

吳衍能 打出什么点兒来？

吳 妻 要打个叮叮，叮光叮，叮光，叮光，叮光叮。

吳衍能 要打定定，定光定，脱了褲子露着腚。

吳 妻 啊！定光，定光，定光定。

吳衍能 嘿！定光定，光定光定。

吳 妻 临完了，大錘子往上一举，領着小錘子往砧子上一落，要打个哏兒……叭！

吳衍能 要打个嚼……叭！

吳 妻 哏兒……叭。

吳衍能 嚼叭……叭。

吳 妻 舌头往上卷。

吳衍能 西叭。

吳 妻 說不上来，你是狗。

吳衍能 哏兒。

吳 妻 这你怎么說上来啦？

吳衍能 你罵人嘛。

吳 妻 賤骨头。

吳衍能 喝，又着了！

吳 妻 （唱原板）

惱恨爹娘作事差，  
大不該將奴許配他。  
但願冤家死了罢，

另行改嫁享荣华。

吳衍能 打呀！

吳 妻 (哭介) 我的媽呀！

吳衍能 躲釘。

吳 妻 我的娘啊！

吳衍能 我揍你啦。

吳 妻 为什么你打我？

吳衍能 为什么打你，沒有买卖，你盼买卖，有了买卖，你  
噤丧，你噤丧什么呀？

吳 妻 你瞧，我委屈嘛！

吳衍能 委屈什么！

吳 妻 我这会天不怨地不怨。

吳衍能 你怨誰呀？

吳 妻 我就怨媒婆子那个老不是东西的。

吳衍能 你罵人家干什么？

吳 妻 我媽教他給賺啦。

吳衍能 她有多大手，会把你媽攢啦！

吳 妻 說話把我媽媽給賺啦。

吳衍能 怎么？

吳 妻 当初一說的时候，喝！好大一个大鉄鋪哇！

吳衍能 这还小嗎？有刀坯子，有水火炭，有長命灯，还对  
不起你。

吳 妻 过得門来，敢情是四个晃脊空，要什么没什么。

吳衍能 要什么没有什么嗎，沒有炕嗎？

吳 妻 有炕連炕席都沒有。

吳衍能 瞧我这旁勁的。别的都不提，太爷娶你的时候，管  
保是三套新的吧。



吳 妻 什么呀？

吳衍能 沙鍋呀！

吳 妻 呦！沙鍋呀，留着你抱吧。

吳衍能 你知道哪的？

吳 妻 那是哪的？

吳衍能 那是里窰的。

吳 妻 又里窰的啦又！

吳衍能 里窰沙鍋。你們这样人真是頂着福不知福。教人家瞧，一个鉄匠媳妇还要多么好看，一腦袋珠花身上穿着还錯嗎？还怕你不俐落，脚底下还給你綁着兩塊木头。太爷哪点对不起你？

吳 妻 这个是太太嫁裝。

吳衍能 嫁裝？我一頓吃兩份。

吳 妻 那是鷄架裝。

吳衍能 我也沒說鴨子架裝啊。太爷娶你时候，穿了紅褲子紅襖沒有？

吳 妻 穿啦。

吳衍能 穿了，就短了手鐲脚鐲啦。

吳 妻 干什么？

吳衍能 把你解到保定府。

吳 妻 你还提那紅褲紅襖哪！剛下轎子，屁股還沒坐穩哪，就过来一个老太太，說姑娘你脫下来吧。

吳衍能 天热，怕你受了暑。

吳 妻 我細这么一打听，敢情是借的。

吳衍能 什么借的，一天好几吊錢哪。

吳 妻 那是賃的。

吳衍能 太爷倒賃的起呀，你們家里又陪送你什么来啦？

吳 妻 喲，我們家沒陪送我二亩人參地嗎？  
吳衍能 得啦，你別提啦，那天我趕集去，碰見我們大舅子啦。  
吳 妻 碰見我哥哥啦。  
吳衍能 在那賣人參哪。  
吳 妻 他最好喜做那樣買賣。  
吳衍能 吆喝的热鬧着哪。  
吳 妻 怎么吆喝？  
吳衍能 好热烘的烤白薯啊！  
吳 妻 你瞧，那就是伏地人參。  
吳衍能 到山东还叫地瓜哪。  
吳 妻 到天津还叫山芋哪。  
吳衍能 蝦米小魚子。  
吳 妻 柴花扎你眼珠子。  
吳衍能 沒我的便宜。  
吳 妻 你別提啦，這倒勾起我的陈煩来啦。  
吳衍能 怎么勾你的陈煩哪？  
吳 妻 那天你趕集去，我在門口賣呆兒……  
吳衍能 給我擺門市。  
吳 妻 打那边来了兩個老婆兒。  
吳衍能 老婆怎么喳？  
吳 妻 一个認識我的；一个不認識我的。  
吳衍能 那認識你的怎么样；不認識你的又說什麼哪？  
吳 妻 那不認識我的可就說啦。  
吳衍能 說什麼？  
吳 妻 哪来的这么一个俏皮小媳婦哇？  
吳衍能 本来不錯。  
吳 妻 那認識我的就說啦，你連她都不認得，她就是鉄匠

吳衍能的媳婦嘛。

吳衍能 你瞧，吳太爷的媳婦。

吳 妻 真是好手。

吳衍能 好手。

吳 妻 过日子人，一清早起来，炕上一把……

吳衍能 什么？

吳 妻 剪子。地下一把……

吳衍能 什么？

吳 妻 鏟子。倒是过日子的好手，就是一个人把她帶累坏了。

吳衍能 是誰把你帶累坏啦？

吳 妻 別說啦，打刀罢！

吳衍能 別介，你总得說。

吳 妻 总得說，就是你把我帶累坏啦！

吳衍能 我怎么把你帶累坏呢？

吳 妻 不單把我帶累坏，还把你比做个物件。

吳衍能 不用說，比作哪庙里这么位罗汉。

吳 妻 你呀，擲汗吧！

吳衍能 我这就够擲汗的啦。

吳 妻 把你比作这么長这么粗……

吳衍能 金条？

吳 妻 你呀？爐条吧！把你比作一根棗木橛。

吳衍能 瞧！我还是甯哪。

吳 妻 你瞧，又橛啦又！

吳衍能 得啦，得啦，你別說啦！这一說也勾起我的陈煩来啦。

吳 妻 勾起你什么陈煩？

吳衍能 那天赶集出門，碰見兩個老头兒。

吳 妻 沒有我這兩個老婆兒，也沒有你這兩個老头兒。

吳衍能 我這兩個老头，还是你那兩個老婆招出來的。

吳 妻 又怎么着？

吳衍能 也是一个認識我的；一个不認識我的。

吳 妻 那認識的說什麼；不認識的又便怎么样？

吳衍能 那不認識我的可就說啦。

吳 妻 說什麼？

吳衍能 說哪來的這們一个俏皮小伙？

吳 妻 你还俏皮哪？

吳衍能 那認識我的可就說啦。

吳 妻 說什麼？

吳衍能 說你連塔（即他同音）還不認識？

吳 妻 塔呀？还哪兒和尚坟哪。

吳衍能 這就是鐵匠吳衍能嘛。

吳 妻 能兒啊！

吳衍能 真是好手，好本領，好汉子！

吳 妻 好小兒子。

吳衍能 別玩笑。真是过日子的人，养家，這車轍的土都往家里拉。

吳 妻 煤核客人嘛！

吳衍能 一清早起来，炕上也是一把。

吳 妻 什么？

吳衍能 扫炕笤帚。地下一把。

吳 妻 什么？

吳衍能 扫地笤帚。

吳 妻 前后兩把笤帚。

吳衍能 好手，就是讓一个人把我帶累坏啦。

吳 妻 誰把你帶累坏啦？

吳衍能 別說啦。

吳 妻 你也得說。

吳衍能 就是你把我帶累坏啦。

吳 妻 我怎么帶累坏你？

吳衍能 不單把我帶坏了，还把你比了个物件。

吳 妻 不用說，哪庙里这們一位娘娘！

吳衍能 有我这样穷罗汉，就有你这样破娘娘。把你比作上头有个尖，底下有个眼……

吳 妻 不用說，是个寿桃。

吳衍能 爛桃吧！

吳 妻 爛桃不爛味。

吳衍能 把你比作个棗窩窩。

吳 妻 棗窩窩是吃的，你棗木槪沒用。

吳衍能 沒用？哪个餅鋪里杆面杖又不是棗木槪作的？

吳 妻 得啦張花。

吳衍能 李錯。

吳 妻 怪風。

吳衍能 一陣兒。

吳 妻 棗木棒錘。

吳衍能 一對兒，啲喝！又着了！

(唱)六月里鉄匠怕打鉄，

臘月漁翁怕釣魚。

吳 妻 打打，打打，嚇！

吳 妻 干什么哪。

吳衍能 蘸鋼哪。

吳 妻 有水嗎？  
吳衍能 自來水。把爐搭開，搬石頭去！  
吳 妻 搬不動。  
吳衍能 兩人搭。  
吳 妻 那成啦。  
吳衍能 遠啦遠啦，也沒有這大塊的磨刀石。  
吳 妻 咱們近點。  
吳衍能 對，近點。  
吳 妻 你好哇？  
吳衍能 太近啦，不長不短。  
吳 妻 离你那不遠。  
吳衍能 离你那不遠。得，就這麼大。  
吳 妻 放在哪？  
吳衍能 這邊，這邊，得啦，你把石頭都砸了。  
吳 妻 我不管啦。  
吳衍能 不用你，瞧我一人的。  
吳 妻 喝！真搬起來啦。  
吳衍能 搬起來啦。  
吳 妻 多少斤？  
吳衍能 八百多斤。  
吳 妻 你瞧，彎的紫茄子似的。  
吳衍能 哎喲！泄了氣啦。  
吳 妻 把刀壓底下了。  
吳衍能 抽出來，你猜我教你干什么？  
吳 妻 舀水去？  
吳衍能 那算你猜着啦。  
吳 妻 倒在哪儿？

吳衍能 倒在头上。  
吳 妻 啊！头上。  
吳衍能 你怎么倒我腦袋上？  
吳 妻 你不說头上嗎？  
吳衍能 什么呀，刀头上。  
吳 妻 你不說明白啦。再昏去，又倒哪兒啊？  
吳衍能 面上。  
吳 妻 面上？  
吳衍能 你怎么倒我臉上啦？  
吳 妻 你不說面上？  
吳衍能 刀面上。  
吳 妻 我再昏去。  
吳衍能 別昏啦，滴答滴答吧。  
吳 妻 这像个什么呀？  
吳衍能 这像腦袋。  
吳 妻 这小子学什么像什么。  
吳衍能 把板凳搭开！  
吳 妻 是啦。  
吳衍能 那上头有石头。  
吳 妻 哎哟！  
吳衍能 怎么啦？  
吳 妻 閃了我的腰啦。  
吳衍能 我要不說呢？  
吳 妻 我也忘啦。  
吳衍能 你瞧怎么样？  
吳 妻 不錯呀。  
吳衍能 敢情！

吳 妻 (背白) 这小子净給我气受。有啦！我吓唬吓唬他。  
誰的錢哪？

吳衍能 錢是我的。

吳 妻 給你！

吳衍能 拿來。

吳 妻 我杀了你！我杀了你！

吳衍能 你饒了我吧。

吳 妻 饒你不难，你得叫我。

吳衍能 叫你什么？

吳 妻 叫我亲亲热热的小媽。

吳衍能 老媽？

吳 妻 不成，小媽。

吳衍能 不叫。

吳 妻 杀了你。

吳衍能 我叫。

吳 妻 你叫！

吳衍能 亲亲热热的小媽！

吳 妻 哎。兒子！

吳衍能 我可不能答应。

吳 妻 杀你！

吳衍能 我答应。

吳 妻 兒子！

吳衍能 哎。

吳 妻 給你刀，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吳衍能 有啦，我也吓唬吓唬她。誰的花兒呀？

吳 妻 我的。

吳衍能 給你。



吳 妻 拿來。

吳衍能 我宰了你！

趙匡胤 (內白) 嗯哼！

吳 妻 他出來啦。

吳衍能 早不出來，晚不出來，單這會出來！真是孝母不孝父。

〔趙匡胤上。〕

趙匡胤 吳衍能，刀可會打得？

吳衍能 打得啦，給您瞧瞧。

趙匡胤 不輕不重，剛剛稱手。

吳 妻 想着跟他要錢！

吳衍能 我知道。

趙匡胤 哎呀且住。听他二人要錢，不免將他二人祭了刀吧。

吳衍能 好良心！

趙匡胤 啊，吳衍能！你大爺靴筒里有五兩一包，十兩一包，你二人摸個福大福小。

吳衍能 我摸這個。

吳 妻 我摸這個。

趙匡胤 看刀！

吳衍能 哎喲！  
吳 妻

趙匡胤 看他二人已死，不免逃走了罷。正是：用手撥開生死路，將身跳出是非牆。(下)

吳衍能 哎！趙匡胤你回來，你講理不講理，拿刀就走，不給錢。

吳 妻 我說誰不講理呀？

吳衍能 趙匡胤不講理。

吳 妻 你才不講理哪。

吳衍能 我怎么不講理？

吳 妻 趙匡胤拿刀把咱們給殺了，咱們是死鬼啦，怎么你还說話？

吳衍能 喲！这么一說，咱們是死鬼啦？

吳 妻 可不是嗎。

吳衍能 那咱們得出殃呀。

吳 妻 是得出殃。

吳衍能 讓誰先出？

吳 妻 我先出。

吳衍能 我先出。

吳 妻 还是我先出。

吳衍能 讓你先出。

吳 妻 嘔！

吳衍能 嘔！

吳 妻 怎么我后走？你先走哪？

吳衍能 你不知道公殃追母殃嗎？

吳 妻 你別挨罵啦。（同下）

# 一 兩 漆

(又名龍鳳配、一兩七)

趙桐珊藏本

## 提 要

朱元璋流浪的時候，一日在油匠普胡子門前睡臥。普胡子很賞識他；并把女兒許他作妻子。舉行婚禮時，普胡子無錢約請喜娘和攢相，他便去請產婆鮑大嫂和陰陽生荀大哥幫忙，但兩人都在言談之中表示要酬勞。婚禮后，却被普胡子一番巧辯，原許的一兩七錢銀子給了一兩漆。結果弄得荀陰陽空手而去。

## 第一場

〔朱元璋上。〕

朱元璋 (唱)投亲不遇轉回程，  
不覺來到一家門。

上山擒虎易，開口向人難。俺、朱元璋。是俺來到城中投親不遇，教我進退為難。行至此地，身子十分困倦，現有頑石一塊，不免在此打睡一時便了。  
噯哈哈！

〔驢介。普胡子上。〕

普胡子 (唱)人逢喜事精神爽，  
月到中秋分外光。

喂！哪里來的這麼一個後生，在這兒來睡覺來啦？  
嘿！小長虫鼻子鑽出來，眼睛里進去了！耳朵里出來啦，嘴里又進去了！呵哈，是啦，我常聽見人說，蛇鑽七竅，就是真龍天子。蛇鑽五竅，就是五霸諸侯。別管他是幾竅，左右是主貴。我不免將他喚醒，盤問盤問他再說。那——後生醒來！

朱元璋 (唱)耳邊廂又听得有人叫喊，  
只見一人站面前。

啊！請了！

普胡子 我說這一後生，為何在此打睡？

朱元璋 是俺來至此地投親不遇，身子困倦，故爾在此打睡。

普胡子 既然如此，請到家中說話。

朱元璋 萍水相逢，怎好打攪？

普胡子 四海之內皆為朋友，這算什么。家里坐。

朱元璋 請！

普胡子 請坐。請問你貴姓高名呀？

朱元璋 在下朱元璋，祖居金陵靖河塢，乃是一個鬻門秀才。

普胡子 原來是一位公子。告便。

朱元璋 請便。

普胡子 我看這位公子，相貌魁梧，人材出眾，日後定有大富大貴。我不免將我女兒許配與他，日後我也可以有個靠壁。我說相公家中可有什麼人？

朱元璋 不幸父母雙亡，只有我孤身一人。

普胡子 可曾定下妻室了沒有？

朱元璋 尚未婚娶。

普胡子 我有一言不好啓齒。

朱元璋 老丈有何金言，當面請講！

普胡子 只因我跟前有個姑娘，今年一十七歲，我意欲與你結為秦晉，想無推辭的了。

朱元璋 如此，岳父請上，待小婿參拜。

普胡子 不必拜了。這有一間小屋，你先請到里面歇歇罷。

朱元璋 遵命。（下）

普胡子 我說這嫁女兒總得請個人攪攪親，招呼招呼才好。這可請誰去？嘿，有了！東邊收生婆鮑大嫂，她倒甚好，我不免就請她去便了。（原場）我說鮑大嫂在家沒有？

鮑大嫂 （內白）啊哈！（上）

專与女人去收生，只落得晝夜不消停。嘔，是誰呀？原来是兄弟呀。老爷子好？老太太好？家里的都好？孩子們好？貓兒狗兒全好？我說你是誰呀？

普胡子 好，亲热了这么半天，你敢情不認識呀！

鮑大嫂 你到底是誰呀？

普胡子 我姓普，人人都叫我普胡子普胡子的、就是我。

鮑大嫂 就是兔奴子呀！

普胡子 噯，什么兔奴子，我叫普胡子。

鮑大嫂 嘔，普胡子，普兄弟呀。家里坐着。

普胡子 好，家里坐着。

鮑大嫂 野猫进宅，無事不来。

普胡子 我有点事托你。

鮑大嫂 什么事情？

普胡子 你知道我跟前那个小妞呀？

鮑大嫂 我知道呀，那不是当初也是我接的嗎？

普胡子 是啊！

鮑大嫂 怎么啦，她生养了？

普胡子 不是，不是。只因我与她招了个女婿，沒有人招呼；我想請大嫂子去給我帮帮忙。

鮑大嫂 噯唷！我可是沒有空。我兄弟媳妇哪去啦？

普胡子 你再別提她，早就死了。

鮑大嫂 噯！我还不知道哪，她得的是什麼病死的呀？

普胡子 她得的是淋症。

鮑大嫂 噯，怎么女人家会得淋症？

普胡子 大嫂子你可是不知道呀，她手里头积下了几十吊錢，他就买了几十床被窩，見天出賃。今兒个教人拿去一条不还回来，明兒个又教人拿一条又不見还了来，

一頓把被窩全賃出去啦，連本帶利一个也沒有回來，她這一氣就氣死了。這不是賃症么？

鮑大嫂 原來如此。這倒跟我們當家的得的病差不多。

普胡子 大哥怎么样？

鮑大嫂 你大哥也死了。

普胡子 他得的是什麼病呀？

鮑大嫂 他得的是崩症。

普胡子 怎麼，男人會得崩症？

鮑大嫂 你是不知道呀，他也是積蓄下幾個錢，專愛放小印子。今兒個教人騙一下子，明日教人拐一下子，把幾個錢全教人崩了去啦；他一口氣可就死了。這不是崩症嗎？

普胡子 要沒有我這個淋症，還招不出來你這個崩症。我說你同我走一趟吧。

鮑大嫂 我有幾十家子請我收生，真沒有工夫。

普胡子 你只管放心，你去幫幫忙，萬不能難為你。

鮑大嫂 既然如此，我們這出門在外的人，為的全是錢；你既這麼說，我可是一個小錢也不要。

普胡子 我一個小錢也不給，我要給你一個小錢，我是個狗。

鮑大嫂 好！那咱們就走。等我關上門，囑咐囑咐。我說街坊們，與我招呼點門，我去去就來。

〔內應介。原場。〕

普胡子 到啦，到啦！

鮑大嫂 我說什麼時候拜堂呀？

普胡子 我還不知道哪。

鮑大嫂 你也請人挑個日子時辰。

普胡子 我倒忘了，大嫂你同妞兒在后頭坐一坐，我去請荀

大哥。

鮑大嫂 你可快来呀。(下)

普胡子 我知道。(原場)不覺得就來到啦。我說苟大哥在家哪嗎?

苟陰陽 (內白)噯!

(內唱二簧倒板)

金烏墜玉兔升黃昏時候，(上)

有人叫門嗎?

普胡子 苟大哥開門來!

苟陰陽 (唱)盼姣兒不由人珠淚双流。

誰?

普胡子 我。

苟陰陽 (唱)我的兒呀!

普胡子 苟大哥開門來!

苟陰陽 (唱西皮搖板)

聽說反了陶三春，  
吓得孤三魂少二魂。  
回頭便把御親叫，  
弟妹人馬你担承。

普胡子 開門來!

苟陰陽 有人叫門嗎?待我來開開。(開門介)

普胡子 苟大哥!

苟陰陽 你是誰呀?我這一陣子任什麼也瞧不見，連個狗都看不見啦。

普胡子 你別罵人呀!

苟陰陽 我說我这个眼睛上了火啦，什麼也瞧不見。

普胡子 我是普胡子，你怎么都不認得啦?



苟陰陽 原来是普兄弟呀！好啊！請家里坐着。

普胡子 好，家里坐。

苟陰陽 你無事不登三宝殿，你来做什么来啦？

普胡子 你是不知道，今兒个我們那里来了一位相公。

苟陰陽 噯唷！死在你們那兒了？

普胡子 不是，不是。你知道我不是有一个小妞兒嗎？

苟陰陽 怎么，小妞不在啦？

普胡子 不是的。

苟陰陽 他們全沒有死，你到我这兒来做什么？

普胡子 我看那位相公生得相貌非凡，人材出众。我想將小妞兒許配与他，做一个招門納婿，兒婿兩当。我来請你老人家，替我們擇一个日子，好教他們兩口拜天地呀。

苟陰陽 噢，是这么一回事情。今兒个偏偏湊巧……

普胡子 你今兒个沒有事？

苟陰陽 我今兒个沒有工夫。

普胡子 你無論怎么忙，你去一会兒就可以回来啦！

苟陰陽 不行，我今兒个生意太多。

普胡子 你放心，我万不能白了你。

苟陰陽 你既說到这里啦，我可也不必客气啦，我無論到哪里可是二兩銀子。

普胡子 这也好办。咱們哥們这样的交情，还能說一定总得多少嗎，你尽管同我去，总要对得住你。

苟陰陽 噯，咱們是先小人后君子，你到底打算給我多少，不妨說一句。

普胡子 这么办吧，我也不少送你，一兩七你看好不好？

苟陰陽 一兩七？真的嗎？

普胡子 这不能說謊呀。

苟陰陽 咱們就走。待我鎖上門。我許久不到你那去啦，你还在那里住呐？

普胡子 可不是。（原場）

苟陰陽 我說还到得了到不了呀？

普胡子 只顧說話走过去啦。到了，到了，請里头坐。你就給挑个日子罢。

苟陰陽 等着我把眼鏡兒拿出来。

普胡子 这不是犯人的手鐐嗎？这帶上看得見嗎？

苟陰陽 这不帶，是看不見；要帶上，更看不見。我也不帶啦。等我把宪書拿出来，就是这一段吧。

〔打鼓介〕

（唱小調）

李翠蓮要吃秤鈞，  
他的丈夫怕她噎着，賢妻噎！  
他說是这秤鈞，  
本是一个勁头貨。

普胡子 这不好，这是什么呀？

苟陰陽 你再听好的。說个胡迪罵閻的京快書你看好不好？

（唱快書）

堪嘆人生天地中，  
东窗定計害的都是英雄。  
岳云張宪双双死，  
死在風波亭前尽了忠。  
天地含悲軍民怨；  
山川震動鬼神惊。  
日月無光星斗慘，

惟有我秀士胡迪把鉄胆来橫。  
这先生大笑狂歌如酒醉，  
一溜歪邪过了街东。  
又只見整齐齐殿閣威武一座廟；  
又只見老道躬身把先生来迎。

普胡子 你唱了半天到底今兒个日子好不好？  
苟陰陽 等我看看。丁对丁，卯对卯，今日日子就好。就是  
現在这个时辰。

普胡子 今天就好？等我去叫鮑大嫂子一声。鮑大嫂！  
〔鮑大嫂上。〕

鮑大嫂 来啦，来啦！（攬介）

普胡子 嚟唷！  
鮑大嫂

鮑大嫂 什么事情？

普胡子 請你把紐兒攙出来，就教他們拜天地吧！

鮑大嫂 知道啦！

〔鮑扶普女上。朱元璋上。拜堂介。牌子。〕

苟陰陽 一塊沉香木，雕成玉馬鞍。新人朝上走，步步保平安！动乐，攙新人哪！

〔朱元璋、鮑大嫂、普女并下。〕

苟陰陽 我給兄弟道个喜吧！

普胡子 自己弟兄道什么喜？

苟陰陽 他同我裝胡塗呀，我簡直問問他。我說兄弟你不是說还有点小意思嗎？

普胡子 啊！你瞧我倒忘啦。你拿着傢伙沒有？

苟陰陽 我拿傢伙干什么呀？

普胡子 我說送你一兩漆，你是要生漆要熟漆全有。你不拿

傢伙怎么拿呀？

苟陰陽 好，你說是油漆呀？我說的是一兩七錢銀子。

普胡子 我連錢還沒有一個，我哪兒有銀子。

苟陰陽 好，我算上了你这小子的当了。

〔苟陰陽下。普坐介。鮑大嫂上。〕

鮑大嫂 事情也完了，我說兄弟我要回去啦。

普胡子 教你受累，謝謝你，我不送啦！

鮑大嫂 呀！这小子跟我裝傻，我簡直跟他去說。兄弟你不是說還送嫂子幾個錢？

普胡子 什麼錢？咱們當初說明白的你不要錢嗎！

鮑大嫂 我多麼說不要錢來着？

普胡子 你說你一個小錢也不要；我說我一個小錢也不給。

鮑大嫂 我說不要小錢，我是淨要大錢呀。

普胡子 我連小錢都沒有，我哪去找大錢去呀！

鮑大嫂 你这小子真不是東西，你又把老娘騙啦，咱們走著瞧。我今兒個還有一樣，你不給我錢，我就是不走。

普胡子 好，你不走，正好。你也是個沒有男人的寡婦，是個沒有女人的光棍，你不走咱們就算兩口子。豈不是好？

鮑大嫂 別放你那個屁啦！（下）

普胡子 哈哈……辦了一件大事，一個錢也沒花，真真可喜之至。（下）



一九五七年十月十八日

統一書号：10071·70

定 价：(7) 0.34 元